

假杀

当大野吉吾踏入京都的千鹤旅屋时，他一身华丽的衣着、高贵的风度，立刻吸引了旅屋内所有人的注意。

千鹤旅屋的掌柜稻村，马上亲自迎上来。

“我叫大野吉吾，是从江户来的，半个月前，我在这儿订了房，你们……”大野吉吾昂着头说话，他的语气高傲，似乎在抬高自新尊贵的身分。

“是，是的，大野先生，我们知道你会光临，早已打扫好一间高雅的房间，你请先用茶，洗洗脚，谢谢。”稻村掌柜是机灵的人，他的回答谦虚万分。

“嗯！”大野吉吾在玄关坐下来，用鼻腔发出一下哼声，算是听到稻村的话。

左右的侍从，立刻端上茶碗，碗里清绿的茶，还冒着一阵热气。一个下女，已在替大野吉吾解下足上的鞋履，蹲在地上为他洗脚。

“听说你们千鹤旅屋是京都最好的一间，我在这里已写明了，我的房间一定要清静，要远离其它的人，我不喜欢附近有闲杂的人住，我忍受不了那些俗气！”喝了一口茶，大野吉吾用很高傲、尊贵的语气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请先生随我来，我们已特地用本号最高贵的上房招待你。”稻村立刻回答。

随着稻村，二人走进内堂，穿过了一个庭院，登上一个小楼，楼前有一排修竹，遥遥相对的，是另一座与他们置身之处完全相同的小楼。

“先生，这小楼就是本号最华贵的上房，所有俗人，都住在庭院那边，就只有对面的小楼，才与这儿相伴，但亦相隔寻丈之遥，俗气也被前边的修竹隔掉了。”稻村口沫横飞地介绍看。

环视小楼四周，果然幽静高雅，楼内的布置，古朴而不带半丝俗气，当真如世外桃源一般。

为了表示身分的尊贵，大野吉吾还是淡淡地道：“还过得去。”

稻村本以为这一直带给千鹤旅屋荣誉的小楼，会受到这位身分尊贵的客人赞赏，岂料对方的反应是如此冷淡，稻村不由得对这位贵客另眼相看。

“是的，先生就请屈驾吧，旅途辛苦，可需找位姑娘……”稻村瞧见才二十来岁的大野吉吾，不由自主就拿出那套万试万灵的取悦客人的方法来。

“不，庸脂俗粉可是我肯沾的？你还是下去做几样精致的小菜上来好了。”大野吉吾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别忘了，一切杯盘都要干净的，要绝对干净！”碰了一个软钉，稻村不敢再自作聪明，唯唯应诺后，就退下去了。

大野吉吾来自江户，他的父亲，是江户城里的一个暴发户，由于这个关系，大野吉吾自小就受到一些世袭的富户所歧视。

他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年青人，他晓得，虽然今日大野家是有财，但别人对暴发户始终是有轻蔑之心，因此，他从小发愤念书，更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谈和举止，务求做到像个真真正正世代显赫家庭的子弟一样。

碰巧，这一次，他来京都，是为了父亲的生意，大野吉吾心里很兴奋，这是他头一次出门，他尽量将自己做到像一个地位很崇高的贵族子弟，而在

稻村的谦虚奉承下，他觉得他的多年努力，并没有白费。

没有人看得出，他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。

稻村的安排，很令他满意，几味小菜，做得很精致，而且色香味都很好，而稻村更是亲自送上来的，侍奉时也显得小心，深恐会令他不满意。

晚饭吃过后，大野就打发稻村下去，他还郑重的吩咐稻村，不许他没有事的时候来打扰自己。

独个儿守在布置得古朴、高雅的小楼内，大野吉吾其实是很寂寞的，可是，他不断告诉自己要像一个身分高贵的人，不可以像一般浮夸子弟那样，离开了家，就过着一些荒唐的生活。

闲着无聊，大野吉吾靠着窗，欣赏着外边晚风吹动的竹涛。

当他的目光，自疏落的竹叶向前眺望时，他就发现对面的小楼，亮着灯光。

“是谁住在那儿？”大野吉吾第一个印象，就是希望知道，对面的人，是否也是一个身分高贵的客人。

正在好奇时，忽然，眼前的情景，吸引着大野吉吾的视线，而且令大野吉吾险些惊叫起来。

虽然，两座小楼相隔寻丈之遥，但月色很好，隔着稀疏的竹叶，一点也没有影响大野吉吾的视线。

只见对面小楼的窗前，忽然出现了两个人，他们是一男一女，男的用背对着窗，所以，大野吉吾无法瞧见他的样子，但是，那个女的，却脸向着窗，她被那男的用双手捏着咽喉，正在挣扎。

看样子，那女人已气绝了，因为她的双目睁得很大，舌头都伸出口腔来，接着她的身体便向下跌，因为窗子的关系，大野吉吾在那女人跌下后，已经无法看到她，而那个男子也蹲了下去，显然是要看看那女子是否已死去。

没多久，对楼的灯已经熄了，房间回复黑暗。

“这不是杀人吗？明目张胆的杀人！”大野吉吾在想着，就拉起了线铃。

线铃是由许多竹牌，缚在一条长长的绳上，绳子是由小楼一直穿过庭院，到达外堂，只要有人猛拉绳子，绳上的竹牌，就会互相震荡，发出响声，外堂的人，就知道小楼内的客人在呼唤。

这是小楼和旅屋掌柜通讯的联系。

当稻村出现时，大野吉吾就严肃地说：“对面小楼发生了变故，你最好马上去看看。”

“对面小楼发生变故？”稻村的神态很奇怪。

大野吉吾见到稻村没有行动，心里有点生气，便说：“对面住了什么客人？”

稻村恭敬的回答：“大野先生，我们这里是最高贵的地方，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，像先生你这种高贵的客人，不会很多，本号今日得到先生的光顾，真是万分荣幸。”

大野吉吾忙问：“你的意思是对楼没有客人？”

“正是，”稻村拍着马屁地说：“身分像先生这样高贵的客人，不是经常有的。”

大野吉吾半信半疑，就道：“你最好马上过去看看，刚才我见到一个女人，被一个男人捏死，你现在过去，一定可以发现那女人的尸体。”

稻村听了大野吉吾的话，面色一凛：“真的？我立刻去看看。”

当大野吉吾见到稻村再走上来的时候，他感到稻村的神色很奇怪。

“怎样了？你可认识那被杀的女人？”因为好奇，大野急不及待地问。

“先生，对面已经半个月没有接待客人了，刚才我亲自上去看过，先生，没有女人的尸体，更没有任何被扰乱过的痕迹。”稻村虽然十分谦恭的回答，但是，他的口气，等于是说大野吉吾在开玩笑。

自尊心被重重的打击后，大野吉吾忙道：“你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寻你开心？”

稻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，但世故的他，并不想得罪客人，所以他还是含笑的说：“先生，我怎会有这种意思，也许先生是看到妖物，对楼有点不干净。”

大野吉吾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稻村这番话，只是凭空捏造，让自己面上可以过得去，他不是傻瓜，也不想和稻村再辩论刚才的事，于是便挥手示意稻村退出去。

可是，在大野吉吾的心目中，他十分清楚，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幕，并不是自己眼花，更不是任何妖物，他可以清楚地告诉自己，假如他再看到那个被杀的女子，他还是能够一眼就将她认出来。

“那杀人的汉子，定是立刻抬了女人的尸体，一起离开对面的小楼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”大野吉吾自语着。

一个像大野吉吾般自尊心奇重的人，是没有办法容忍别人以为自己在说大惊小怪、捕风捉影的事。

虽然，稻村什么也没有说，对他的态度，依然是谦虚有礼，不过，大野吉吾觉得，自己若不证实昨晚所见的事，他尊贵的身分，从此就会蒙上污点。

次日天未亮之时，大野就起来了，他要乘旅屋内所有的人还未醒来前，亲自到小楼细察，他希望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

透过窗外射进来的晨曦，大野吉吾仔细地搜索了对楼，不过，他是非常的失望，正像稻村所说的一样，什么发现也没有。

“不，我绝对不相信这是幻觉，我不会眼花，我是亲眼见到的。”大野吉吾很不服气的喃喃自语。

事实上，大野吉吾的确是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他垂头丧气地离开对面的小楼，正拉开部屋门之时，他就发现，门缝的木条上，勾住了一块很小很小的布。

大野吉吾将那块布除下来时，他有一阵狂喜，他认得那布的花样，和他昨晚见到那被捏死的女人身上穿着的衣服之花样，是完全一样的。

“一定是那个男子，将那女人的尸体搬离这儿之时，不小心被门框上的尖刺，勾下了这幅布碎。”大野吉吾心里这样想着之时，就感到万分兴奋：“这就能证明，我一点也没有眼花。”

除了那块布碎之外，大野吉吾再没有其它发现，当他回到自己居住的小楼时，就决定了一件事，他不会将发现布碎的事，告诉稻村。

对大野吉吾来说，昨夜的事，已经令他的自尊，受到很大的损害，自然，这幅布碎可以证明他目击的事，不是无中生有，可是，他怎可以不顾身分，巴巴的向稻村这种渺小的人物解释呢？

他决定要凭自己的力量，将这件凶案的真相发掘出来，到时他不但可以

挽回失去的尊严，还可以使自己名气大增。

在竹林内独自快快而行，大野吉吾陷入沉思里。

当初，大野吉吾以为，凶徒杀了那个女人之后，便立刻离开小楼，而自己也几乎在差不多的时候掀动了线铃，凶徒在园内，一定也能听到，任何人刚刚杀了人，必然心慌意乱，他定是抱着那女人的尸体，隐身在竹林内，竹林是藏尸的好地方。

于情于理，凶手把尸体弃在竹林内，自己就可以很从容地逃走，而不会被别人发现。

但搜遍了整个竹林，大野吉吾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，故此，他有点儿不服气，他猜不透凶徒的心理，更无法了解，凶徒怎会如此大胆，肩负着一个尸体到处走，任何杀了人的凶徒，都是不敢明目张胆的。

“咳，大野先生！”当稻村忽然在竹林内出现，叫着大野吉吾时，他整个人吓得差点跳了起来。

“大野先生，竹林很潮湿，你怎会有这种雅兴？”稻村堆着笑脸说。

“我正打算回去，你有事找我？”大野吉吾当然不会将自己来到竹林的目的告诉稻村。

“噢！我吩咐厨子做了些早点，送上小楼，没看到先生，所以才出来到处找找。”

“我也真的有点饿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大野吉吾淡淡的说着，就走出竹林外了。

当大野吉吾要登上小楼时，忽地，他瞧见庭院内有个人影一闪，但他没看到那究竟是谁。只是，那背影立刻引起了大野吉吾的注意，因为他觉得，背影是似曾相识的。

“是昨夜那捏死女人的汉子？”念头在大野吉吾脑中闪过，他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“那是谁？”大野吉吾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。

“刚才那人？是本号管澡堂的伙计，他是板口五郎。”稻村恭敬的回答。

“吃完了早点，我想洗个澡。”仍旧是毫不着意的，大野吉吾边说边步上小楼。

已经知道那人是板口五郎，就不怕他能逃到天边了！

澡堂里烟雾弥漫。

大野吉吾赤裸着身体，很舒服地躺着，板口五郎正在替他按摩。

板口五郎按摩的手法，非常纯熟，可是，大野吉吾此刻被板口五郎的双手在自己身上辟辟啪啪打着，却没有半点享受的感觉，只是感到毛骨耸然。

因为，他想到，这双为自己按摩的手，曾经捏死了一个女人！

“板口，你的手力真大！”大野吉吾伏在地上，故意漫不经心的说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们当按摩的，手力不大怎么成？”板口五郎若无其事地回答，他在说话时，手上的动作，一点也没有因此而缓慢下来。

“要是你这双手用来捏着人的咽喉，大概要多久那人才气绝？”大野吉吾又故意问。

立刻的，板口五郎就停住了手，他的声音听来是充满了惊讶：“先生，你的意思……”

翻了一个身，大野吉吾坐了起来，目光冷冷的瞧着板口五郎：“昨晚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都瞧见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先生，这……这玩笑教我无所适从，我……怎会在小楼上杀人？”板口五郎面色苍白，万分惊慌地回答。

看板口五郎的模样，一点也不像在说谎，但大野心里暗忖：“不会错的，越是狡猾的人，越会作假，我不能相信他，我不可以被他的瞒骗。”

“板口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你不需再狡辩，你再不承认，我让捕快来锁你的时候，那种苦头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“先生，”板口噗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颤声说：“先生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！”

“那你说，昨晚二更时分，你到哪处去了？”大野吉吾咄咄逼人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板口五郎期期艾艾的，就像是有难言之隐。

“你说呀，你不在这旅屋里，你在小楼上！”大野吉吾的声音越来越凌厉。

“我……”板口五郎作出了很大的决定，就道：“不错，我的确在二更时候，上过小楼，但先生，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，小楼上也没有女人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“我可以发誓，要是我真的杀人，我的全家将会七孔流血而死，而我自己也会被五马分尸！”板口五郎似乎一时急得慌了，狠狠的发了个毒誓。

现在轮到大野吉吾瞠目发呆，板口五郎肯发这个毒誓，看来真的不似在说谎，但事情又怎么样解释呢？

“你上小楼干什么？”深深吸了口气，大野又问。

“我……可以不说吗？”板口面有难色。

“不可以。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唉！我……这是我的秘密——”板口在迟疑着，似真的有难言之隐。

“板口，为了证明你的清白，你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。”大野凝重地说。

“好吧，我说了，”像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板口说道：“我偷偷走上小楼，只为约了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一个女子。”板口道：“这是我们的秘密，我们约会了半个月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选小楼？”

板口道：“那儿很干净，很难得有客人，所以不容易被发现。”

大野重新再打量面前的板口，他倒不怀疑板口的话是吹牛，小楼，的确是个幽会的好地方。

“那昨晚你什么时候才下楼的？”

“我约了她二更到小楼，可是，我等到二更三点，还不见她的影子，偏偏那么倒霉，稻村掌柜竟然在昨夜巡察小楼，我只好连忙离去，躲在竹林里。”板口顿了一顿，又苦恼地说：“我……我的事，你可以为我守秘密吗？”

“你说的都是真话？”大野再加以进迫。

“真！全是真的。”板口急不及待地说。

“那个和你相好的女子是谁？”大野吉吾追问，他不是好管闲事，只为要寻一个水落石出。

板口有点忸怩，红着脸说：“是这儿负责洗盘子的阿樱，她……她昨晚被老板看守着洗盘子，所以失约。”

原来竟是一般的男女私情，大野吉吾不禁有点失望，他拿了在小楼里拾到的布碎，递到板口五郎面前：“你认认，阿樱可有这样的衣服？”

板口有点不解地接过布碎，仔细地端详了一会，才道：“没有，先生，这是上价的布料，阿樱只是个洗盘子的，怎穿得起这样名贵的衣料。”

大野吉吾被板口五郎说得呆了，他一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，要不是板口的提醒，他真的没有想到，那布碎的确是上好的丝绸，凭一个洗盘子的女人，又如何穿得起呢？

一切的线索看来又中断了。

“板口，昨晚你上小楼时，可发现有别人躲藏在小楼里？”

“没有，怎么会有？”板口诧异的说。

大野吉吾是个执拗的人，而且他的自信是顽强的，他始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看错，尤其是他看到板口之后，任板口解释了多少话，他始终相信板口就是那夜自己看到的人。

最使大野迷惑的，是他相信板口在澡堂里对自己所说的一番话，绝对不是说谎，但若是如此，自己又何会以会看到他在小楼，正在捏死一个女人？

此事该如何解释？

村稻也没有再提大野吉吾所说的事，因为他总以为，那只是大野的幻觉。

他甚至不知道，大野竟是为了那夜的事，才在旅屋耽搁这么久也不回江户。

只要寻到尸体，就可以水落石出，尸体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在尸体的身上，可能会找到许多线索的。

尸体不在竹林，会在什么地方？

当大野吉吾来到京都最大的丝绸屋里，由于他的气派相当大，丝绸屋的老板亲自出来招呼他。

“先生，你要什么丝绸？小店是全城货色最多的一间，你要哪一类？”

大野吉吾悠闲的，自怀里将那块布碎拿了出来：“有这种布料吗？”

老板将布碎拾起来，仔细的端详了一眼，才堆满笑容的说：“先生，你真是识货，这段布是咱们小号的出品，哎……不过，这种布没有现成的，要订造，上次我们才卖了一幅给藤川家的大小姐。”

大野吉吾整个人都精神起来，终于找到一点眉目了！但表面上，大野吉吾却装出很自然的样子来：“哦！这种布料要订的？”

“是呀，先生，想来你与藤川家的小姐很相熟吧，这丝绸是藤川大小姐交来的图样，要本号按着图案编织的，真的是只她一家，再没有别的了。”老板不疑有他，滔滔不绝地说。

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好取消买这布料的念头了。”目的已经达到，大野吉吾就乘机离去。

“藤川小姐？”稻村听见大野吉吾的话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先生，藤川家的大小姐，已经许了人，要不然，先生与大小姐也真相配！”

大野吉吾听了稻村的话，不由有点啼笑皆非，可是，他决不能让稻村晓得自己打探的目的，就道：“是谁家和她订了亲？”

“高桥少爷，是京都首富高桥大老爷的儿子，高桥跟藤川是世交。”稻村详尽的在解释。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先生，你的眼光真不错，谁不晓得，藤川

小姐是京都城的第一美人。”

“他们还未成亲吧？”

“听说订在年底。”

“藤川小姐最近有没有出来活动？”大野吉吾虽然问得漫不经心的，但他却很留意稻村的回答。

“当然有，昨晚还听说藤川小姐去看戏，她一向都是十分活跃的！”稻村说着，像记起了什么事似的，道：“今晚藤川小姐会去赏花，在枫园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大野没有再询问下去，他不让稻村知道，自己这么急切打听藤川小姐的事，究竟有什么目的。

不过，他早已有了另一个决定。

当藤川家的大小姐看见面前的大野吉吾时，她是又惊又怒，尤其是她想起自己晕倒时仍在枫园，但如今却在一个人烟少有的山洞里。

“藤川小姐，你好！”大野吉吾彬彬有礼地说。

藤川小姐一点也不明白，眼前这个看来甚有教养的年青人，把自己掳来有何目的，她声色俱厉地说：“你是谁？你这样把我掳来，外边的人，大概已经在追捕你了，你是逃不了的。”

大野吉吾含有深意的一笑，滋油地说：“是吗？你别怕，我把你掳来，没有恶意，只不过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越发不明白大野的用意了，但是藤川小姐还是好奇地道：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“你在丝绸屋特地订造的衣服，可是被勾破了？”

藤川小姐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一开始就问自己的衣服，在她的心目中，她只觉大野必是个登徒浪子。

“你！无赖！”

大野吉吾被骂，一点也不生气，只是正色地说：“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绝非无赖，我只是想查出一件怪事的真相，请你坦白告诉我。”

“我……是的，衣服的确是勾破了，但我不知道在何处勾破的。”

“为什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这件衣服做好后，我根本没有穿过，发现它无端破了，我还把下女们骂了一顿！”藤川大小姐说话时一脸的惘然，大野看出她没有说谎。

“你想，有没有可能，有人偷了你的新衣来穿？”大野吉吾揣测着说。

“不，我的下女们从不离开我，而且她们绝对没有这份胆量。”藤川大小姐肯定地说。

大野吉吾在看到藤川大小姐时，他已经肯定，藤川大小姐绝非当夜他所见到的女人，她的样貌和身型与被杀的女人，都有很大的出入。

可是，他毕竟抓到了一条线索，那块布碎，的确是从藤川小姐的新衣上被勾下来的。

“请你再仔细想想，府上最近可有下女或者是其它女子失踪？”

“没……有！”

大野吉吾很留意藤川大小姐说话时的神色，他发觉，藤川小姐的语气忽然有点惊惶，他没有立刻揭破对方的心事，大野知道，要寻个水落石出，自己先得沉着气。

“现在我还不能放你走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我……我不去！”藤川大小姐吃惊了，她不知道这个陌生人，究竟有什么企图。

“不由得你不去！”大野吉吾看看天色，这时已经是半夜了，挟持着一个女人走路，也比较方便些。

当大野吉吾扯着藤川大小姐回到旅屋的时候，藤川大小姐的面色已十分苍白。

“进去！别做声。”大野不得不提出恐吓：“只要你叫一声，我马上杀死你。”

藤川大小姐始终不明白这个陌生人的意图，也无法不被他的话唬住。

旅屋在半夜，四下无人，大野吉吾从后院的小门，将藤川小姐挟持进去。

“看到那个小楼吗？”大野吉吾指着发生过命案的小楼，也不理对方的反应，低声叱喝：“上去！”

当藤川大小姐与大野吉吾一同上到小楼之后，虽然没有亮起灯，但外边透进来的月色很好，大野吉吾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对方的面色，苍白得像纸一样。

“你来过这儿没有？”大野问出他的第一句话。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大野吉吾上前，一把揪着藤川小姐的头发，狠狠的道：“你不要再说谎，否则，我在你这张脸上，划几个记认，到时你千万不要后悔。”

对付女人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恐吓她们，要把她们的花容月貌毁掉，因为没有一个女人，是不珍惜自己的美貌的。

“我……我是来过，但差不多忘了。”

“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大野追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藤川大小姐因为头发被揪住，痛得几乎流出眼泪来。

“怎会不知道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”大野更生气了。

“我真的不知道，我……仿佛不是自己走来的，我仿佛是在梦中，迷迷糊糊的来到这儿，那是一个恶梦，一个可怕的恶梦。”藤川小姐泪流满脸地说。

“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当我是三岁小孩！”

藤川小姐跪在地上，焦灼地说：“这儿对我很熟悉，我在这里，似乎死过好多次！”

大野本来还是狠狠的，现在听了藤川的话，心里不由一动，语气也比刚才软了很多：“你此话怎解？”

“每一次，我都像身不由己地来到这儿，每一次都有同样的一个男人在等着我，而最后我就是被他捏死，可是，当我醒来之后，我却发现自己仍然生存着，而……”藤川小姐说到这里，一脸通红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大野吉吾本来要待问话，却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他拉着藤川小姐，以迅速的步伐，闪到门后面，动作刚刚完成，就发觉有脚步声停在小楼的门外。

大野吉吾用手示了一个姿势，教藤川小姐不要做声，门忽然被拉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步入小楼之内。

当大野吉吾看到那人的脸孔时，惊讶得几乎脱口就要叫出声来，而身边

的藤川小姐，这一刻却已发出无比惊恐的尖叫。

“是他，就是这个人杀了我！”

大野吉吾在藤川大小姐叫起来之时，一个箭步上前，抱住那人的双脚，那人似乎料不到小楼内有其它的人，更冷不防有人抱住自己双脚，身子先失去了平衡，和大野吉吾一齐倒在地上！

当那人要挣扎起来的时候，大野吉吾已挥拳击在那人脸上，同时，藤川小姐又叫起来了：“不要放走他，不要放走他！”

那人中了一拳，脑袋有点昏昏沉沉，只听得大野吉吾叫道：“板口，我早就疑心你，现在果然是你！”

原来，那进来小楼的人，竟然就是板口，这时，他面色苍白，似乎没有了逃走的勇气。

“没想到你这厮如此顽强，你……连藤川大小姐都找得到，我只好认了，不错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”板口道。

“那女尸呢？你究竟把尸体藏在哪儿？”大野吉吾眼见事情快要水落石出，不由得兴奋异常。

“没有女尸，那女人就是她！”板口指着藤川说。

大野吉吾心里充满了迷惑，一下子所有事情又混淆起来了，正待再问，忽然，藤川小姐掩着脸，尖声地叫着：“不要问他，不要再问他，放他走吧！”

藤川小姐这样的尖叫，令大野吉吾的疑问更多了，他冷静地说：“不成，我一定要问问事情到底是怎样的，板口，你最好坦白的把一切说出来。”

“我说，我说，”板口似乎对大野吉吾极之畏惧，所以就道：“都怪我心地不好，我竟然迷上了藤川小姐的美貌，而我也知道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绝不能攀上藤川家，故此，我用了一些手段。”

“什么手段？”大野吉吾追问。

“不，不要说下去，我求你，这件事不能让第三者知道。”藤川小姐又哭叫起来。

板口望了藤川小姐一眼，然后又以询问的眼光，望着大野吉吾。

“我只要解除心中的疑团，你们之间的秘密，我可以保证，绝不会说给任何人知道。”大野吉吾诚恳地说。

板口听了大野的保证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铃子，铃子是用丝线穿着的，他将铃子轻摇两下，铃子发出一种甚为诡异的声音来，听来使人心摇神荡。

“这是一个能扰人神智的小铃。我每夜在这里摇动它，藤川小姐虽然在远处，却会被它的声音引动，她会循着声音来到这儿，而我就在小楼将她捏昏……”板口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不过，捏昏藤川小姐后，他会有什么行动，根本就不需要言明了。

“我还是不明白，这铃声很小，藤川小姐何以会听见？就算她听到了要来这里，她的家人不会阻止吗？这话太不可思议了。”

板口立刻回答：“你不会明白的，服侍藤川小姐的一个下女，是我的妹妹，我有同样一个铃子在她手里，每次我要找藤川小姐之时，我的妹妹会在大家商量好的时间内，也摇动小铃，铃声使藤川小姐失去了神智，当她离开家门后，自然就会被我这边摇动的铃声吸引前来，铃是一对的，缺其一就失去作用。”

渐渐，大野吉吾明白了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疑团：“那夜，你被我发现

了秘密后，就匆匆抱着昏迷的她离去？”

“是的，我躲在竹林里。”

“果然是躲在竹林里，”大野吉吾十分兴奋，因为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“那么，你所说那个洗盘子的女人的事，都是吹牛的了。”

板口垂头丧气地说：“是的，我不能在那时候讲出真话来啊！”

心中的疑团一一解开，大野吉吾十分高兴，他看了板口一眼，转过头再向藤川小姐打量着，他很明白，这个残局，不是自己应该收拾的。

他犯不着卷进漩涡里，在一再向二人保证不会透露此事后，就缓缓步下小楼了。

棋逢敌手

八重子手持着银针，在挑着灯盏内的灯芯，她盈盈的目光，似一泓深深的潭水，两道新月般的眉毛，似被一重愁云掩盖，仿佛无法舒展，斯时，她发出了一声长叹。

难怪她如此郁郁寡欢，整个京城里，谁不知晓都督岩前大人的公子吾次郎，与久尾大將軍的掌珠八重子，郎才女貌，大家都等着看他们大婚的庆典。

婚期本定于八月十五日，距今不过还有两个多月，岂料，天妒佳偶，当八重子喜上眉梢，正为自己筹备嫁妆时，吾次郎竟忽然病倒了，而且病况似乎极之严重。

虽然，岩前家早已向久尾家下了聘，吾次郎与她名分已定，八重子迟早都是岩前家的人，但限于礼教，一天未进门，未拜过天地，未拜过岩前家的列代祖先，八重子都不能冒昧的直闯岩前家，去探视吾次郎的病况。

可是，辗转间，八重子听下女们闲谈，多少知道吾次郎的病很重，仿佛还是个痼疾，八重子细察父母的忧郁神色，这个消息显然并非误传，但她不敢多问，宁愿永远在猜测中，她没有勇气承受消息属实的沉重打击。

此刻刚掌灯没多久，八重子扒了两口饭，就将自己关在部屋内，望着灯花，遥念着心上人吾次郎。

就在八重子郁郁不乐时，忽地，下女阿夜喜形于色的奔进来：“小姐，吾次郎少爷来了，小姐你快出来……”

明明听说，爱郎病况沉重，正在担忧，乍听阿夜的传讯，八重子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话，面色一沉，就道：“死丫头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还来寻我开心，你要死了！”

“真的，八重子。”阿夜还未开口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已响起，立即，八重子见到，阿夜的背后那高大的人影。

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那步进来的人，的确就是隔别半个多月，那个让自己牵肠挂肚的吾次郎。

虽然阿夜还是站在一旁，但意外的喜悦，令八重子忘记了羞赧，快步上则，就要扑进吾次郎怀中，可是，当八重子还差一步便投向吾次郎时，蓦地她停下了脚步。

是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，吾次郎和以前不同了。

他还是那样英俊，微笑还是一贯的尔雅温文，可能是病后，他的面色看

来比前苍白，他望着八重子眼神，跟往日一样的专注，虽一切依然，但八重子竟感到，眼前的未来女婿，对自己来说是陌生的，彷彿以前她没认识过此人。

“八重子，你怎么啦？”吾次郎也察觉到八重子的犹豫，他的唇角掀起了微笑，向前一伸手，就把她抱进怀中。

吾次郎的双臂仍旧有力，他的胸膛仍像往日般宽阔，可是，八重子伏在其上，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异样感觉。

“大家都说你病得很厉害，怎么忽然好起来了？这真令人高兴，见过我爹没有？他许你走进这儿见我？”

“他能不许吗？”吾次郎回答，声音有点冰冷。

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八重子没有看到吾次郎说话的表情，可是，他的说话令她那份异样感觉更浓了。

吾次郎一直都是个有好教养的青年，八重子对他倾慕，除了他英俊温雅外，最重要的是吾次郎对长辈的尊敬和孝顺，刚才那充满轻蔑的话，不该出自他的口中。

这与八重子所熟悉的吾次郎完全相反。

“谁是受了这次抱恙的影响，人在病后，脾气与精神总会大异平常的。”八重子心里为吾次郎寻找借口。

“来，吃过药后。千万别动，好好躺着养精神。”岩前夫人亲自替儿子盖好被子，温柔的在说着。

面色苍白的吾次郎，原想向母亲的关怀致意，但喉间一阵痕痒，令他忍不住剧咳起来，当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时，他的面色涌起了红晕，只能张着嘴在喘息。

岩前夫人见到儿子受着病魔折磨，心疼得眼睛都红了，只恨自己无法代他受这种苦难，当大夫诊脉后，除了吾次郎自己，大家都知道，痼病可能会使他英年早丧。

“热茶就在你手边，但可以忍得住就别喝，因为你刚吃完药。睡一会儿吧！”岩前夫人说着，就匆匆退出部屋，她害怕自己的泪水，会在儿子面前流出来。

部屋的门重掩后，吾次郎的一口气。总算回转过来，那阵剧咳，使他感到浑身在冒汗，将双手从被内伸出来，吾次郎也没倦意，他张着眼，无力的凝视着不远的油灯。

部屋里没有开窗，痼病最怕风寒，屋子早被关得密不透风，偏是灯盏上的灯火，忽然明灭不定地，发出了一阵青色的光芒，在灯火重新平定下来时，灯前竟多了一个人。

那人就像从空气中变出来似的，那人的身型面貌，赫然与躺看喘息的吾次郎一模一样，比孖生兄弟更相似。

难得的是，吾次郎对眼前发生的事，毫不吃惊，彷彿这一切奇异的变幻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淡淡的向那忽然出现，与自己同一模样的人望了一眼，竟就垂下眼皮来养神。

刚出现的“吾次郎”，冷然的望看歇息中的吾次郎，忽地开口了：“为什么不问问我到哪儿去了？”

躺着的吾次郎抬起眼，无力地说：“反正我是无法控制你，你上哪儿去，

难道我还可以阻止你吗？”

坐着的“吾次郎”唇角掀起了一份阴恻恻的微笑，“我刚去看你的未婚妻，她一点也不漂亮，我讨厌她。”

吾次郎本来还是有神无气的，这一刻，他挣扎着坐起来，焦灼的说：“八重子是最钟爱的人，你别对付她。”

另外一个“吾次郎”缓缓地站起来，冷笑着说：“你给我躺着吧！我要对付谁就对付谁，你无权干涉或阻挠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病着的吾次郎，可能因为过分的激动，才指着对方说出一个字，又忍不住拼命的咳嗽起来。

“吾次郎”望着他咳得死去活来，脸上阴恻恻的笑容更浓了，他冷冷地望着对方，说道：“天下的女子都下贱，八重子更是最贱的一个，我讨厌她，她要死在我手。”

“你不能……这样，你不过……不过是从我身体里走出来，你是属于我的，我……你不能做这种事！”

“吾次郎”的目光，森冷得像夜枭的眼睛，他望着气喘如牛的吾次郎，悠悠然的说：“我是你的一部分又如何？你已不能控制我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甚至连你的父母也可以杀死，你奈何得了吗？你瞧瞧你自己，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而我，一天比一天精神，你最好别惹恼我，要不然，我立刻就把八重子这贱妇毁了！”

泪水从吾次郎的眼角淌出来，那是屈辱的泪，还是因为剧咳引致？慑于对方的威胁，他竟不敢再开口了。

“凡是你喜欢东西，我都讨厌，我要毁掉他们，你等着瞧吧！你躺在这里慢慢地看吧！”“吾次郎”说。

“吾次郎”已经病愈，久尾将军与他的夫人，都兴奋非常，他们正积极筹备着嫁女的事宜，难得的是，他们视作乘龙快婿的“吾次郎”，除了在家中忙碌着迎亲的事宜外，每天更抽出空来，帮忙准岳父办理宴客的事情。

在久尾将军邸，由上至下，个个喜气洋洋，只有八重子，态度与平日有点异样，距离出嫁的日子，一天近一天，她眉梢上的愁云，就一天比一天浓，她对“吾次郎”，比前更冷淡，这一切，久尾将军夫妇都极为清楚。

“难怪她的，哪一个闺女，在出嫁之前，不是心乱如麻？她看来这样的不快乐，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我们，真是个傻瓜，都督与我本就是好朋友，纵然她将来入了岩前家门，还不是随时可以回来看我们？吾次郎这么好的夫婿，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，她又怎会不喜欢？不过是女儿家的脸皮薄，不好意思流露真情，还故意装成冷淡的样子吧了。”八重子的反常，久尾将军自觉十分了解。

“吾次郎，这儿没什么需要你做了，来！陪八重子谈谈吧，她这两天，独个儿关在屋里可闷呢！”

望着这个准岳父，“吾次郎”犹豫着，没有挪动脚步，当久尾将军要发问时，他却又抢先一步说：“八重子好象不大爱见我，她似乎有些嫌弃我曾经患过病。”

“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当初大家传你害上癆病时，我们就没告诉她，何况，你痊愈得这么快，也绝不会是癆病，她是出嫁前心情紧张罢了！”久尾将军十分放心的说。

“吾次郎”十分谦恭的向久尾行了礼，才退出廊下，向八重子的部屋走去，当他的脚步停在八重子部屋前，那脸上的一派谦虚，已被阴冷的神色取而代之了。

也没叩门，“吾次郎”随便就把纸门拉开，步入屋里，他的脚下没响过半点声息，就似不散的幽魂一样。

八重子本就坐在灯前，心事重重，乍见“吾次郎”不动声息的闯进来，整个人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“吾次郎”已冷笑着说：“你想着什么？想着退婚？”

自从“吾次郎”病愈后，他的态度变得可憎，他的说话也十分恶毒，对八重子来说，过去她倾慕的吾次郎，已变成魔鬼一样的可怕，每当他来到自己面前时，她就像不能透气似的，他甚至可以猜测到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八重子最痛苦的，不是这些，她只是无法了解，“吾次郎”病愈之后，竟会前后判若两人。往日，他是个温文体贴，人人乐于亲近的青年，今天，他比魔鬼更可怕。

“怎么了？不愿意说话？”“吾次郎”缓缓走到八重子身边，一双深沉，见不到底的眼睛，凝视着八重子，“我知道你心里怎样想，你在骂我是个恶魔，你在后悔和我订了亲，你——甚至希望我死掉，你心里已动了杀机……”

“不！不！”八重子被他盯得自心底冒出寒意，她惊怕的退后了两步，无力的跌坐在地上，痛苦地挣扎着说：“我没有，我怎会想杀死你，吾次郎，你讲讲理好吗？”

“吾次郎”忽然伸出手来，在八重子还没来得及知道发生什么事之际，已抓住她的右手，他将声音压得很低，很深沉：“你恨不得扔掉我们订亲的信物，你不要嫁给我，是吗？”一边说，他一边将八重子手上的戒指脱下来。

随即，“吾次郎”用力一推，八重子伏倒地上，在她心碎地开始哭泣时，“吾次郎”忽然将抢过来的戒指，抛进嘴里，硬生生把戒指吞进肚内。

这一切举动，实在是八重子始料不及的，她甚至连哭泣也忘记了，怔怔地望着面前那人，半句话都说不出。

“吾次郎”在这时，忽然转了态度，他脸上阴恻恻的神色已经消失，换了一副诚惶诚恐又委屈的模样，在八重子还未能接受这下突变时，“吾次郎”便以震惊的声音大叫着：“八重子，我求你别这样对我，我求你……”

是“吾次郎”的声音叫得太响了，任何人听到他这阵呼叫，都会直觉地感到他与八重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争执，所以，不过刹那间，久尾将军夫妇已闻声，都惊惶地奔进部屋来。

当他们闯入屋内，首先见到的“吾次郎”满面委屈，泪水差点流出来的颓丧模样，然后才见到八重子坐在一边，神色又是惊震，又是愤怒，任何人见到这样的情景，多少都能意会到，他们之间发生了龃龉。

“吾次郎，你们怎么了？”久尾将军焦灼的说。

“吾次郎”以无限悲酸，委屈的口气说：“小姐连我们订亲的信物都扔了。”

才亲眼看到“吾次郎”把戒指吞掉，但此刻他竟将此事赖到自己身上来，八重子又惊又怒，立即就要拆穿他的鄙行：“你胡说，是你自己把戒指……”

还没把话说完，久尾将军已是箭步上前，一把拉起八重子的右手：“戒指呢？你把戒指扔到哪儿去？”

看情形，久尾将军已完全站在“吾次郎”那一边，他随手一挥；就在八

重子脸上赏了一下耳括子。

“唉！八重子，你怎可以这样任性，连娘也无法帮你。”久尾将军夫人扶起地上“委屈”的准女婿，慈蔼的安慰着：“你别难过，这种事我们会作主的，这孩子是我们太娇宠了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会好好教训她。”

自出娘胎，从没被打过一下，而眼前的事，明明是“吾次郎”一手排演的，八重子竟毫无分辩的余地，她抚着泛着五条指痕的脸颊，激动的说：“爹！我没有把戒指扔掉，是他抢了去，把它吞进肚里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久尾夫人先否定了女儿的话，“戒指这么大，又如何能吞掉？八重子，你明明在冤枉吾次郎。”

久尾将军可没这么好脾气，他听完八重子的话，怒不可遏，第二个耳光又落下去：“打死你这贱人，这明明是你撒谎，吾次郎是疯子吗？他若吞了戒指还不哽死？”

八重子含冤受屈，当她抬起头来，目光接触到立在父母背后，正得意地微笑的“吾次郎”时，她赫然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他“狠毒”的安排，而自己竟在毫无知觉中，落入他的圈套，以致如今欲辩无词。

“你还不快把戒指拿出来？”久尾将军怒喝着。

“婚姻大事不能儿戏，八重子，戒指是岩前家下聘的信物，将来你要戴着它进岩前家门的，你快拿出来吧！这是十分重要的，否则，岩前大人以为我们……”久尾夫人毕竟痛惜女儿，虽也震惊女儿的“所为”，还是温柔地劝说着。

“是他自己吞掉的，要取回它，除非剖开他的肚子。”八重子又是冤屈，又是痛心叫起来。

“吾次郎”又装成心碎的模样，哑然的说：“八重子小姐，你不肯下嫁我也就算了，何苦置我于死地？将军大人，我没有把戒指吞掉，但令千金既然声声指证我，我也愿意破肠来显示我的清白，请你把宝剑给我吧！”

这番精彩的“演词”，加深了久尾将军的愤怒，更加强他对“吾次郎”的信心：“你千万别这么做，吾次郎，我知道你受了许多委屈，这全是我教女无方，我一定会迫她把戒指拿出来的，在令尊面前，此事请多多包涵。”

吾次郎的身体更虚弱了，往日，他间中还会坐起来，在部屋里走走，这两天，他连吃药也懒得起来。

每次他闭上眼睛时，总是做着噩梦，梦中，他见到八重子——他最心爱的女子，以白缎悬梁自尽，八重子的死状十分可怖，每每令他心惊肉跳，冷汗淋漓的惊醒。

这一刻，他又在噩梦中醒来，当他睁开眼睛时，他就见到与他相同面貌的“吾次郎”，正望着他在微笑。

“你又梦到八重子了？”“吾次郎”很有兴致的问。

没有回答，他心里明白，眼前的“吾次郎”是从自己身体里走出来的，自己心里想些什么，他早已知道。

“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在久尾家演了一场好戏，八重子此刻……大概还被她那对胡涂父母审问着呢。”

望着那阴险的眼神，吾次郎吃惊地叫道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对八重子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吾次郎”悠闲地，若无其事的说道。“我也没干什么，我不过是告诉久

尾那个笨蛋，他的女儿悔婚罢了！”

吾次郎本来是焦灼万分的，听完此话，才吁了一口气，整个人像虚脱一样，又重新躺了下来。

那个从他身体里走出来的“离魂”，走到吾次郎的面前，弯下腰来，阴险地望着如释重负的吾次郎，用冷静的口气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你以为久尾那个老糊涂，深信八重子对你的倾慕，决不会相信她会悔婚？”

吾次郎坚定的点点头，他早就知道，眼前的“离魂”，对自己心里的事，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但事实上，八重子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白痴也不会相信八重子会背叛他。

“嘿嘿！正傻瓜，人是会变的，是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久尾已深深相信他的女儿在悔婚。哼！你那个未过门的妻子，可是百词莫辩，有口难言呢，哈哈！”

“你……胡说，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。”由于过分的激动，吾次郎又剧咳起来，呼吸也像十分辛苦，胸口起伏得特别厉害，他的嘴里虽然这样说，但他的内心，却有点动摇，他晓得这个从他身内走出来的魂魄，是恶毒的，而且像有很大的能力，八重子被他用毒计陷害，不足为奇。

“你放过她吧！求你。”吾次郎忽然软弱地哀求。

“我讨厌她，凡是你喜欢的人，我都讨厌。”“吾次郎”脸上现出了一副怨毒的神色，“我们别谈这些，来，我和你下盘围棋，第一次，我让你四只子，好吗？”

吾次郎对棋道有很深的研究，但自他得病之后，棋盘就搁在一边，久久没有动了，这时，他正为对方的“恐吓”而忐忑不安，又怎会有心思下棋。他无力地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没有精神，我一定会输的，我不想下。”

压根儿像没有听到吾次郎的话，棋盘早已摆好，一盒白子亦已揣进吾次郎的怀里：“没有对过奕，又怎能知你会输多少，当然，你是输定了，但我有兴趣看你输棋的样子。”

吾次郎还想摇头，回心一想，这个“离魂”早已完全控制着自己，就算自己不肯，他还是千方百计迫得自己就范的，与其多受折磨，倒不若及早听他的吩咐。

“你扶我坐起来。”吾次郎无可奈何的点头。

“吾次郎”没有再说话。对弈的时候，他倒是专心一意的，初时，他们落子的速度相当快，逐渐地，“吾次郎”落子之后，要等许久，对方还是举棋不定。

病得奄奄可怜的吾次郎，本是此中高手，身体虽然虚弱，智力可一点没衰退，可是，落了十来只棋子之后，吾次郎不由暗暗吃惊，他的“离魂”，竟是此中高手，不过是十多只子，他已经察觉自己已落入了对方所布的陷阱中。

踌躇许久，吾次郎终于落了一颗白子，当他抬起眼睛时，他就见到，“离魂”正向自己冷笑：“你果然死定了！你这一着，已将自己封进了死胡同，哈哈！”

吾次郎机伶伶地打了个寒颤，他感到对方话中有话，这局棋他一早也看出，自己是输定了。其实，又何止这一局棋，当他几日前，病得昏昏沉沉，发觉自己的部屋里，多了一个和自己相同面貌的“离魂”时，他已知道，他将败得很惨！

八重子望着“吾次郎”，只觉得“吾次郎”的眼睛，像能透过自己的衣服，看到自己赤裸的身体似的，心中十分惊慌，很本能的，就一步一步的后退着。

虽然，八重子眼中所见，“吾次郎”的面貌仍然和平日一般俊俏，但她的心中，对“吾次郎”再没有任何爱意，他的性子已完全的改变，他的行为比魔鬼更可怕。

“你……出去吧！我求求你！”当八重子发觉，自己的背已贴着墙壁时，她颤声地向逼近自己的“吾次郎”哀求。

冷笑一下，“吾次郎”终于停了步，他的唇角浮起一丝险毒的笑容，以十分轻松的口气道：“你何必这样怕我？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所以才这么害怕？”

八重子面对“吾次郎”，心中仍是十分恐慌，奈何他的话激起自己的愤恨：“你胡说，我光明正大，规行矩步，不像你，做了亏心事，还要含血喷人，我没你那么卑鄙！”

满以为这番话，一定会令“吾次郎”恼羞成怒，岂料，对方的脸上现出冷静的神色，就仿似听了一首动人的诗歌一样，那双眼睛，以倾慕、欣赏的目光凝视着八重子。

八重子的心里在发冷，从“吾次郎”这种态度，她进一步的看清，这个人的内心，已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。

“是，你说得好动听，怪不得你有悔婚之意，连我送给你作聘礼的戒指，也偷偷的扔掉。”“吾次郎”说。

没提起这件事，八重子的气恼还勉强可以压得住，提起此事，八重子就恨得连牙齿也咬碎，她的身子气得发抖，嘴里恨恨的骂道：“你还含血喷人，明明是你把戒指吞进肚里，你还来冤枉我，你这是什么用心？”

“啧啧！瞧你的样子，就像雌老虎一样，八重子，你要悔婚，把戒指丢了，你还说我吞掉，若我会吞掉戒指，我岂忘得了？依我看，你准是勾搭了别人，连我俩的定情之物，也送给对方，我看你未嫁入我家门已然失贞……”

“吾次郎”的话没有说完，八重子已忍无可忍，扬起右手，就用力往他的面上掴去，这是八重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，当她感到自己的掌心，火辣辣地传出痛楚时，她的精神也像崩溃了似的，胸口急剧的起伏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打吧！只要打了我，能使你回心转意，你就动手吧！”“吾次郎”偏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在叫着。

久尾家的下女，听到房内的争执，早已去向久尾将军通传，“吾次郎”的叫声刚歇，久尾夫妇已急奔进来。

这时的“吾次郎”，一派委屈的样子，他以绝望的眼神看着久尾将军，八重子在他脸上留下的指痕，还鲜明瞩目，再配上他的表情，当真是可怜巴巴的。

“哎呀！八重子，是你动手打人？”久尾夫人见到“吾次郎”脸上的指印，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唯是这样，她才惊呼起来，“你变了！像你这样身分的将军千金，怎可以这样没有礼教，随便的就打人？何况你们……”

“吾次郎”忽然扑跪于久尾将军的面前，道：“将军，求你别责罚八重子小姐，你们这样做，只会使她更仇恨我，假如我的求情能挽回她已变的心，

我愿意代她受罚。”

八重子眼看着卑鄙的“吾次郎”，又玩弄那种以退为进的把戏，心中发出绝望的呐喊，被人冤枉的滋味，上一次已使她痛苦万分，她忍不住抢着开口：“你这个卑鄙的人，满嘴谎言，你是什么用心？我们可以解除婚约的。”

久尾将军怒不可遏，待要开口喝骂，“吾次郎”却把握时机，哭丧着脸，比刚才更是可怜：“八重子，你移情别恋的事，让我知道便罢了，何苦此刻抖出来？这会令将军他老人家伤心的，女儿失贞，他们拿什么面目去见人？你太冲动了，这种事我本打算隐瞒两位老人家的。”

“吾次郎”实在装得太自然了，在久尾夫妇的跟前，他将阴险、恶毒的面孔，完全收敛，加上他的话，口口声声护着八重子，又技巧的透露她曾干伤风败德的事，旁边的久尾夫妇，再精明也要被他这番做作瞒过。

久尾是完全相信了“吾次郎”的话，他冲过去一把揪住八重子的头发，喝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我给你气死了，你怎可以做出这种事来！我什么脸都给你丢光，你教我如何向都督大人交代，你说，谁是奸夫，今天你若不把这事坦白说出来，你就得死。”

久尾将军半生驰骋沙场，杀人无数，八重子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但他此刻的话，是在盛怒之下说出来的，与他厮守了半辈子的久尾夫人，禁不住全身发抖，她比任何人更了解久尾的性格，久尾话中的杀气已是谁也无法压制的了。

八重子何尝不晓得，今天若不将事情交代清楚，一向疼爱自己的父亲，会真的将自己杀死，所以勉强忍着千百条发根传来的痛楚，说道：“爹！他含血喷人，求你别相信他的胡言乱语，女儿连家也没有踏出过一步，哪里会失节？爹，求你明察，这些谣言，全是他生安白造的。”

“吾次郎”居然也不分辩，他倒向着八重子，反过来对久尾道：“将军大人，是我胡说八道，小姐没有背里偷汉，上次婚戒的事，亦是我吞掉的。”顿了顿，“吾次郎”竟哭泣起来，“我求你杀了我吧！反正我已不想活下去，我也不能见人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令千金的爱情，是永志不渝的，既已失去她，我本来就不打算活了。”

这番明志，无疑是火上添油，连傻瓜也听得出，“吾次郎”为八重子辩护，将罪名揽上自己身上，不过是因为八重子当真失节，他痛苦得万念俱灰，失去求生意志。

“吾次郎！你这卑鄙的畜牲，我真想杀死你，剖开你的胸膛，看看你还有心肝没有？你这样诬蔑我，为的是什么？你迫死了我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”八重子尖声的叫着，她愤恨的目光，像迫出了浓烈的火焰。

“吾次郎”一手编排这场好戏，当然不会因为八重子的叱骂而反目，他的表情更是委屈，他的声音也装出万般沙哑：“是的，我是没一样配得上你，若我还有一丁点儿顺眼，也不会闹成今日的田地，那位令你垂青的少爷，一定比我好上许多倍，只恨我无法知道他是谁。”

转向久尾，“吾次郎”又道：“将军，请你息怒吧！侄儿是个无德无能，只晓得藉父荫苟活的废物，小姐下嫁于我，是沾辱了她，我愿意成全她，解除婚约。”

“吾次郎”这番自惭形秽，太令人感动了，久尾已深受他的影响，对八重子越发恨了：“我没你这样的女儿，你若不把情夫交出来，我就当从未有过女儿。”

八重子在此刻，忽地收住泪水，神态亦似镇定下来。

“好吧，你们别再生气了，请你们让我静一静，我定然将人交出来，你们先退出去吧。”八重子说。

“哼，不怕你不说。”久尾仍旧切齿。

当众人退出部屋时，“吾次郎”的目光浮现出一抹胜利的光芒，他已知道，八重子下一步将会做些什么了。

迷糊间，吾次郎见到，八重子走到自己的面前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，一样令人心动，只是当她走上前来时，吾次郎见到她的脸上挂着泪珠，神色凄然。

“八重子，你怎么啦？是谁令你受了委屈？”

八重子没有开口，但眼眶里却忽然滴下了泪水来，吾次郎觉得一阵心痛，连忙上前，就欲拉住她的手。

可是，当他的手刚刚要接触到八重子之时，忽然，八重子像一阵轻烟，晃眼间竟不知所踪，吾次郎急忙叫道：“八重子，八重子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有什么委屈？”

吾次郎大声高叫，整个人挣扎着跳起来，当他睁开眼睛，看清楚周围的环境，才明白原来自己不过是做梦，刚要松口气之时，忽然听到部屋外一阵悲切的哭声，这令吾次郎刚放下的心头大石，又再重新浮上来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吾次郎几乎是竭尽全力的叫着。

部屋の纸门立刻被打开了，吾次郎的母亲匆匆走进来，虽然她已经抹干了泪水，但她的眼眶还是湿润的，显然，她在不久前曾经哭过。

“你醒了？精神觉得怎样？”岩前夫人走到儿子的床前，微笑看说，但那强颜欢笑的模样，却是谁都瞒不过的。

“娘！你哭过？刚才是不是你在哭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吾次郎直接了当就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。

这么一提起，岩前夫人的泪水又涌出来了，虽然她是勉强的压止自己，但声音还是震颤的：“没……有。”

想起了刚才的噩梦，吾次郎的心跳忽然加速，他神经质似的抓着母亲的手，就问道：“是八重子？她怎么了？”

岩前夫人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呆住了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失声地说：“你知道了？唉！苦命的孩子，你近来到底触了什么霉运，为何不幸事竟接二连三的发生？”

母亲的哭泣，使岩前吾次郎更紧张，他已意味到不幸的事情已发生在眼前：“娘，八重子她怎样了？”

“你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”岩前夫人叹了口气，才道：“亲家传来消息，八重子……她昨天晚上吊了！”

眼前一阵昏黑，吾次郎只觉天旋地转，惨叫了一声，就软倒下来，再也不醒人事了。

当他徐徐醒过来之时，已经是半夜时候了，部屋里点起了灯，但家人都退出去了，环视了周围一下，吾次郎的心头一阵痛楚，八重子的死讯，使他痛不欲生。

“你出来！你给我滚出来！”吾次郎切齿地对暗淡的部屋叫道：“我知道是你干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吾次郎的声音刚停止，他的面前就出现了与他

容貌完全一样的“离魂”，他的神色是悠闲的，那阴恻恻的神色，与吾次郎的悲愤激动，恰恰相反。

吾次郎气得几乎想扑起来，但他的胸口剧痛，头昏眼花，连爬起来的力气也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。

“离魂”见到吾次郎这副样子，满意地笑起来：“来！陪我下一局棋，反正这个时候你也睡不着。”

吾次郎摇摇头，有气无力的说：“不！我没有精神，而且，我心里想什么你已知道，我一定输的。”

“不，你一定要陪我下，你若令我不开心，下一次，我要对付的，将会是你的父亲。”“离魂”要胁着说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吾次郎惊怒交集，瞪住那个与自己有相同面貌的“离魂”，他知道对方是绝对言出必行的，八重子的死，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。他不知道这种折磨，要忍受到何时。“也罢，你布棋吧！”他在威胁下，只有妥协。

“离魂”浮现出得意的微笑，他一边摆棋盘，一边轻蔑的说：“你也别太消极，假如你赢得了我，我答应回到我原来的地方，永远不再给你添麻烦。”

吾次郎苦笑了一下，他太了解自己的棋技，要赢对方，简直就没可能，他更明白，自己的病况那么严重，才致魂魄脱离自己的身体，胡作非为，不受自己控制。

棋局又陷于一面倒的形势，吾次郎手持棋子，差不多已有大半盏茶时分，仍未想出如何突破重围，当“离魂”出言相催，吾次郎的心更乱了，胡乱就要放下去，就在这当口，一个声音响起来：“走巽位，这一着你立刻可以把局势扭转，封了他的去路，他自是输定了。”

吾次郎抬头一望，八重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，这一说，果是旁观者清，吾次郎立时也察觉自己走这险着，即可反败为胜，当下立刻就将棋子放在八重子提示的位置。

“离魂”神色变了：“这不能作算，这不能……”

“为何不作算？你不服气，我可以和你再下一盘，来吧！这儿已不是你可以留下的地方。”八重子说着，又凄然向吾次郎道：“你好好保重吧！我要去了！”

八重子的话，吾次郎还不及细嚼清楚，部屋内的灯明灭不定，只一晃眼，“离魂”与八重子竟自消失了。

“八重子，八重子，八重子！”吾次郎狂呼着。

纸门很快被拉开，岩前夫妇是闻声急奔进来的，当他们见到吾次郎时，几乎是吃惊地同声叫道：

“噢！吾次郎，你的气色很好啊！你……是什么时候痊愈的？”

不离人

宝永三年，在冈崎地方，有两个商人，一个叫种太郎，是干死人买卖的，即是贩卖棺桶。另一个叫岛田一男，也是干棺桶生意的。两人居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店铺也是左右毗邻的。

所谓同行如敌国，大家做着同样的生意，自然是彼此心里都仇视对方，

虽说是做生意，各人有各人的手法，各人有各人的头脑，但人的心胸总是狭窄的，种太郎与岛田一男也不例外。

平日，两人在街口碰面，亦绝不会打声招呼，顶多是打从鼻腔中冷哼一声，便算是招呼了对方。

种太郎有个妻子，生性好淫，所以，种太郎身体十分瘦弱，附近的人都传说，这是因为种太郎的老婆，每天虐待得丈夫太厉害之故。

而岛田一男刚好相反，个子魁梧，又未娶亲，人也长得蛮英俊，这样的男人，多数是十分自恃的，虽然，岛田一男也是个颇为风流的男人。

大概也是因此缘故，岛田一男时时停留在风月场所，很少打理店里的生意，只是让伙计们照应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生意当然不及隔邻的好。

岛田一男为此缘故，打从心里憎恨种太郎，时时藉些小事故，就与种太郎大吵大骂。

正如今天，就是为了芝麻绿豆般的小事，两个男人，在大街上吵起来了。

事缘是这样的，种太郎所雇的木匠，在店门前钉棺桶，大概是太认真工作，一不留神，就将棺桶移过了一点，贴着岛田一男的店。

岛田一男立刻借故大发雷霆了。

“混帐东西，有开店的像你们这样横行的吗？”岛田一男怒气冲冲的说。

木匠耿介是个怕事的人，见岛田一男声势汹汹，便打恭作揖的问：“岛田老板，有什么事呢？”

“他妈的小子还在装蒜，你们怎样做生意的，连棺桶也摆在我们面前，你们这不是欺人太甚！”岛田一男大骂。

“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本来在店内的种太郎，听见了吵骂声，就立刻走出来。

木匠耿介对岛田一男的无理取骂，也十分气愤，于是，便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板。

种太郎同样的对岛田一男看不顺服，见他这样横蛮，便马上回骂：“你存心找碴子吗？这条街是你的吗？我的木匠自管在街上做棺桶，这关你个屁事？”

“什么屁事？种太郎，你钉棺桶，钉到我的店门前就不对了，你想怎样？还敢发怒？”岛田一男气愤的说。

“我干你的娘，岛田一男，你无理取闹，欺负我的木匠，我要叫大家街坊评理！”

“种太郎，你还敢护短，你是要老子教训教训你？”岛田一男叫道。

种太郎虽然身体羸弱，却也忍不住这口气，他卷起衣袖，便向岛田一男冲去。

岛田一男自视年纪较轻，又比对方强壮，便向种太郎走来，顿时，街上的气氛紧张起来。

可是，那些好事的街坊，并不上前劝阻，他们均抱着一份幸灾乐祸的心理，恨不得两人打得你死我活。

两个男人，就在街上打起来，种太郎的个子和气力，都比岛田一男逊色，所以一交手，种太郎没有讨得好处，反而胸前已中了对方一拳。

说真的，种太郎也真没用，胸口中了一拳，马上就吐出血来。

街坊们见到鲜血，才省悟两人这样打下去，可能会弄出人命，所以，才纷纷的上前劝阻。

在众人的劝阻下，两个男人才分开来，种太郎的店伴，惊惶之下，急忙扶种太郎回店里休息。

岛田一男见自己已占上风，平时在生意上所受的乌气，仿佛一下子都出尽了，神神气气的，还指看种太郎的店大骂：“他奶奶的明明是横行霸道，还要护短。以后再这样，老子犯官非也要将你打死，看你以后还敢吭一口气吗！”

“算了，岛田老板，你人也捧过了，还是回店里休息吧！彼此街坊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！”旁观者在劝告。

岛田一男见今日已出尽乌气，也心满意足的，返回店内。种太郎吃了岛田一拳，虽然未致真的伤得厉害，但心中的气愤，久久还不能平伏下去。

其实，上述这种情形，时时都有发生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不和的事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。

过了几天，种太郎已恢复元气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受了岛田一男的气，种太郎总觉得是一件很丢脸的事，因此，他日夜的思索，要报这一拳之仇。

终于，给种太郎等到一个机会了。

这天，邻街的一个老太婆死了，他的家人，忙于为老太婆办丧事，自自然然，就来到这条街上，要买个棺桶。

这家人走进了岛田一男的店去。

难得有生意上门，岛田一男又刚巧在店内，便立刻微笑着恭迎客人。

丧家的人，在难过和伤心下，也没有什么主意，岛田一男将最好的棺桶向丧家介绍，丧家的环境一向不错，对岛田一男所开出来的价钱，也十分满意。

这宗买卖正要交易成功，忽然种太郎冲出街外，向岛田一男的店里大嚷。

“我们这儿的棺桶，是全冈崎最好的，全是用厚身柳木料做，价钱也比人家的便宜多了，只卖三吊钱！”

种太郎这一叫嚷，在岛田一男店内的丧家当然听到，他们听到种太郎叫的价钱，比岛田一男便宜一倍，立刻便往店外走。种太郎见妙计可行，对出来的丧家卑躬屈膝，口中还充满同情之意。

“唉！府上的老夫人不幸仙游，小店上下人等，也感到难过，我们做生意最讲良心了，棺桶要卖最好的，价钱也公道，三吊钱就有上好的柳木料！”

“你真的卖三吊钱？”丧家人问。

“当然，我们做生意的宗旨，一向都是老老实实，绝不会乘人家有丧事而埋没良心，开天杀价。”

岛田一男眼见要做成的交易，在种太郎一出来便给破坏，自然是气得要命，所以马上往店外冲出来。

“种太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，居然上门抢生意？”

种太郎看到岛田一男气得满脸通红，心里大为惬意，但口中也不让人。

“什么上门抢生意？做生意要凭良心，乘人家有丧事，开天杀价，这不是趁火打劫？我种太郎绝不做这种事。”

“老板！”丧家似乎不耐烦他们的争吵，拉着种太郎说道：“三吊钱的棺桶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当然！”种太郎忙道：“我这儿的价钱是最老实不过的。”

“好！你马上给我送一个过去！”

岛田一男眼见生意被种太郎用这种无耻的手段抢去，不由又急又气，此

时，已顾不得尊严，飞也似的冲到街外。

“我们有同样的好货，卖两吊钱！”

此话一出，丧家们都呆了，怎么有人做生意，会这样自动减价。

“两吊钱？”

“是的，跟他们同样货色，我们卖两吊钱！”为争回这口气，岛田一男斩钉截铁的说。

种太郎本来十分得意，冷不防岛田一男会来这招，刚才的快意完全消失了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使这种手段，也太无耻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你卖三吊钱，老子就不能卖两吊钱吗？老子自顾自做生意，干你屁事！”

“好！”种太郎一气之下，立刻咬紧牙关叫起来：“我们这里最好的棺桶，只卖一吊钱！”

此语一出，又轮到岛田一男生气了。

“哼！种太郎，你太狠了，你以为这样，就可以将我赶绝吗？”

“哈！我自顾自做我的生意，干你的屁事！”种太郎洋洋得意，学着岛田一男的口吻。

为了要将种太郎压下去，岛田一男眼睛都要喷出火，忽然，他大叫起来：

“好！我岛田一男今日为同情死去的老夫人，最后决定免费赠送棺桶！”

种太郎听岛田一男这么一说，整块脸变成铁青色。

“岛田一男，他奶奶的，你以为你这样做很潇洒吗？我种太郎店里最好的棺桶，也决定免费赠送。”种太郎大声嚷道：“耿介，给我挑一个最好的棺桶送到丧家去！”

“人来，把我们最好的棺桶也挑到丧家去！”岛田一男亦不甘示弱的说。

他们两人的“好意”，不但没有令丧家感动，相反的，他们是大为气愤。

“大吉利是，你们这两个人，大概都疯了，我家只死了一个人，谁要你们两个棺桶，你们是不是存心咒人？走！我们到别处买！”

于是，丧家的人怒气冲冲的，走得一乾二净了。

眼见本来可做成的生意，就这样失去了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都极之生气，特别是岛田一男，见种太郎这样狠毒，便双目对种太郎怒瞪，像要喷出火来。

种太郎亦完全不觉得是自己的不对，他将以前种种，和现在的事，全都怪在岛田一男身上，虽然他又瘦又矮，但铁青的面，也正向岛田一男板着。

蓦地，岛田一男先叫起来：

“种太郎，以前你欺负我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，今日的事，我必定要和你算算，他妈的，你种太郎要是有种，就跟我决斗！”

种太郎也气得浑身发抖，男子汉最讲究面子，岛田一男明明是向自己挑战，虽然知道自己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但这口气，他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去的，当下，也石破天惊的怒喝起来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别以为老子怕了你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你能下来拼吗？”

岛田一男见种太郎这么一说，大有信心，要将对方打败，但为免麻烦，便先想出条毒计。

“好！我们先签下生死状，大家赤手空拳决斗，谁被打死，也不能埋怨

对方，你敢签吗？”

“签便签吧！我绝不怕你！”

人在生气的时候，根本就不会作深一层的考虑，种太郎和岛田一男，便互相签了生死状。

他们声言，到土地藏前决斗，谁也不准跟着来偷看，各街坊们，见两人今次如此认真，也真的慌了，纷纷躲回家里，不敢外出。

种太郎的妻子忠美听到丈夫要与岛田一男这壮汉决斗，早已吓昏了，店里的人，手忙脚乱的抢救她。他们对种太郎的事，又不敢劝告，所以，只有躲在店里。

于是，种太郎与岛田一男，便一先一后，浩浩荡荡，如上刑场似的，走到土地藏的前面。

风劲很大，高及人膝的野草如波浪般摆动，一切看上去是那么悠闲，充满生机，但是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互相怒视着，气氛颇为紧张。

“种太郎，不要说我姓岛田的欺负你，瞧你这样羸弱，老子让你三招！”

岛田一男站着，很鄙视的对种太郎说。

“屁！我干你娘，我种太郎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哪里需要你来让步，你有种的，就放马过来！”

“好！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人！”岛田一男见种太郎到死还在装硬汉，冷哼一声，便冲上前去。

试过上次的打架，种太郎学乖了，他知道自己拳力，没有对方的重。但也知道自己身体比较灵活，所以，眼看岛田一男挥拳过来，也不挡架，只是矮着身子，灵活的去闪避。

岛田一男本来满有把握的，但连发几拳，居然被种太郎以灵活的身手躲了开去，这一下，岛田一男大怒起来。

“种太郎，你这丢人的东西，你这是什么决斗，连老子一拳也不敢接！”

“嘿嘿！岛田一男，我说你才是龟儿子，你有种的，就把拳头击到我的胸口来，看你有没有这种本事！”

种太郎一边在逃避，一边用说话激怒岛田一男。

岛田一男越是焦急，拳发得越没有准绳，几记拳发出仍然连种太郎的衣襟也碰不到。

“龟儿子，你有什么本领，全使出来好了，瞧你这身手像笨牛一样，你想老子死，只怕比登天还难。”种太郎还在冷嘲热讽。

岛田一男越是浮躁，越不能打着种太郎，他还不算是一个头脑太简单的人。终于，他明白过来，种太郎是故意用话语激恼自己，好乘虚而入。

随即又气又恨的岛田一男，便想出一个办法来，他忽然改变了拳招，故意诈作滑了一跤，身子失去平衡。

种太郎一见此状，不虞有诈，便马上向岛田一男身上扑去，实行肉搏。

两个大男人，本来说好决斗，如今像孩子们打野战似的，大家滚在沙地上，你一拳，我一拳，谁也不讨好。

“打死你这个无耻的下流胚！”

“他妈的，老子咬死你！”

种太郎被岛田一男紧紧的搂着，两人在地上滚了几下。终于，种太郎找到一个机会，往岛田一男的胸前，使尽吃奶之力，重重打了一下。

本来，种太郎料想，自己这一拳，岛田一男必会痛得哇哇大叫。谁料，

拳打到岛田一男的胸口时，自己的胸口也莫名其妙的痛起来，相反的，岛田一男竟然半点反应也没有。

岛田一男见状，也极之吃惊，立刻挥拳，他明明击中种太郎的胸口，情形竟于种太郎一样，自己的胸口痛煞起来。

这是什么怪现象！

岛田一男比较灵机一点，便霍然的准备跳起来，谁料他跳起来的时候，身体仿佛像被什么东西牵住一样，肋下的地方痛得如同撕裂一样。

这一次，种太郎的反应，竟与岛田一男完全相同。

两人同时一惊，往自己身上看去。

刚才，在地上互相翻滚，衣衫尽破，两人低头一看之下，不由同时发出“我的妈”一声惊叫。

你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原来，种太郎和岛田一男低下头时，发现彼此间由肋下而至腰上的地方，竟紧紧的连在一起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种太郎与岛田一男同时惊呼起来。

种太郎的右肋以下地方，竟与岛田一男左肋以下至腰的地方贴在一起，他们的肌肉忽然像连理树似的长在一起。

“你……你作了什么妖法？岛田一男！”种太郎惊叫。

“种太郎，你……你……不要开玩笑，我怎会妖法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？”岛田一男的面色转得苍白，同样吃惊的叫起来。

“什么？这不……不是你的妖法？”种太郎震惊的问。

“我怎会妖法？种太郎……我们怎会连在一起？”

两个本来互相仇视的人吓得浑身打冷颤，种太郎身体本来就羸弱，哪受得这样的刺激，双脚一软，人就倒下来了。

由于他们的身体莫名其妙的连在一起，种太郎一倒下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身体连接的地方直像被人五马分尸一样的痛起来，他猪般大叫，也随着倒下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”种太郎惊得哭起来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？我们这样下去总不成。”岛田一男也脸无人色的说。

两个大男人，本来相约决斗，忽然身体莫名其妙的连合起来，他们又惊又怕，全失去了主意。

过了半天，岛田一男先叫起来：“我们总不成永远这样在一起，来！你将身子尽量往左挨，我将身子往右挨，我们要运尽力气，将彼此分开！”

种太郎早就失去了主意，听见岛田一男这样说，便依他的办法去做。

可是，他们不动还好，这样一动，完全像刚才的情形一样，身子痛得如撕裂一样，两人狂叫一声，再也不敢做这种傻事了。

“呜呜！我的妈呀！这次可死定了，我们变了怪物，那些怪胎才会两个身子连在一起，我们怎么办？”这一回，轮到岛田一男哭起来了。

“没想到我们决斗不成，两个身子竟连在一起，天啊！教我以后怎样见人啊？”种太郎也在哭。

两人坐在地上，像个连体怪物，哭得像孩子般悲伤，幸好这个土地藏平日没有人来，要是如今有人出来观看，不被他们吓破胆才怪呢！

两人哭着哭着，半天就过去了。转眼间，天都黑下来了。

先收住哭声的是岛田一男。

“怎办？我的肚子像打雷一样。”

给岛田一男这么一说，种太郎也停住了哭声。

“我也饿得很呢！”

“回去吃点东西吧！”

岛田一男说了一声，一时忘了自己已变成个连体怪物，他欲站起来，这一立起，又痛得他们泪水都出来了。

“他妈的，你怎可以随便起来！”种太郎受痛，又大怒起来。

“我忘记了，”岛田一男沮丧的说：“都是你这龟儿子，要不是你跟我抢生意，我们又怎会到现在这种田地。他妈的，老子揍死你！”

岛田一男说着，便一拳向种太郎挥去。谁料，他不打还好，拳头打在种太郎身上，自己却痛起来。

种太郎却幸灾乐祸的笑起来。

“他奶奶的，我干你娘，你敢笑我，我就揍你！”岛田一男又恼又恨，举起拳来，又想打种太郎，但想到刚才的情形，不由得硬生生的将手缩回来。

种太郎看到岛田一男这样，笑得更得意了。但他的笑声刹那间又停了下来。

“岛田，我们难道真的要这样贴在一起过一辈子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岛田一男伤心的说。

“他妈的，像你这种卑鄙小人，为什么要我这样跟你贴在一起，我受不了！”这次种太郎又呼天抢地的叫起来。

“你叫嚷什么？种太郎，你以为老子喜欢贴着你？他妈的！你不爱贴着老子，你剖腹自杀吧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哼！岛田一男，你休想作梦，老子就算死，也要先看你死了才开心。你要剖腹，你自己先请吧！我不会中你的计！”种太郎骂道。

岛田一男闷声不响，他心里将种太郎恨得要死，但他也没有剖腹的勇气。

两个人坐着，一忽儿对骂，一忽儿哭泣，幸好没有人见到，否则，不被人视作疯子才怪。

夜渐渐来了，晚风吹来，冻得两人直打冷颤。

“种太郎，冷吗？”岛田一男问。

“怎会不冷。”种太郎又骂道。

“我们这样下去，总不是办法的！”岛田一男道。

“你好聪明，你去想办法好了！”种太郎道。

“你难道想在这里活活饿死？”岛田一男问。

“不饿死又怎样？难道我们这样走回去？”种太郎道。

岛田一男想想，觉得种太郎很有道理，他们总不能这样走回去，不把人家吓坏才怪。

何况，这种怪事，他们自己都觉得十分丢脸。

“可是，总得想个办法！”

两人又是沉默。

夜越来越深了，两人又饿又冷，如果有第三者瞧见他们这样，不由得又好气，又好笑。

“唉！我们偷偷回去吧！总得找点吃的。”

“也好！不过，这种丢脸的事，我可不干，一定要等到所有人睡了，我才敢回去！”种太郎说。

“喂！这么晚了，他们该都睡了。走吧！再耽一会老子会饿得走不动。”

其实，种太郎又何尝不饿呢？于是，两人便从地上爬起来，由于有过这么多痛苦教训，两人爬起来的时候，都变得小心翼翼。

终于，两人都能站起来了。

种太郎实在太盼望找点食物，便急于开步，岂料因为他开步时，并没有通知岛田一男，所以，第一步刚踏出，两人腋下至腰紧贴的地方又痛得如撕裂一样。

“他妈的，你这害人精！”岛田一男受痛，大骂起来。

“谁教你不开步！”种太郎不甘被骂，反唇相稽。

两个活冤家死对头又大吵起来了，直到两人都唇干舌燥，才停下声来。

“好吧！现在开始走。你这龟儿子，别再莽撞，我喊一二三，大家才一起举起左脚开始走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为免再受痛苦，没有办法不合作，岛田一男叫了口号后，两人便一起开步。

步伐整齐，身子就不觉有什么痛苦。走不了几步，彼此的步伐不能配合了，立刻的，那相连的地方，又痛起来了。

“哎呀！该死！”岛田一男和种太郎一起呼痛，也一起向对方骂起来。

两人就这样边走边骂，边受痛楚，直到走近小镇，才一语不发。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，两人走路步伐，总算慢慢的配合好。

他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爬进一家人的厨间，狠吞虎咽的，偷吃人家吃剩的残羹剩饭。

吃过饭以后，岛田一男伸了个懒腰，便说：“唉！倦死了，我要睡一会。”

“你疯了，这么大声，不怕别人听见。”种太郎压低嗓门喝道。

岛田一男这次没有回嘴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不宜大声说话。

“喂！我们还要找点布，做件衣服，如今我们的身体连在一起，平常人的衣服我们怎能穿！”

“我不会做衣服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我也不会做，但是，也总得要做，难道你不怕冷？”种太郎冷冷地说。

“好吧！我们尽管找找！”

也合该他们够运气，这家人睡得像死猪一样，他们果真找到布和针线，东西拿到了，他们又偷了点食物，再慢慢地爬出去。

两个人本来是死对头，如今却连在一起，事情并不因此而结束，往后还有许多可笑又可气的事发生。

他们不敢公然在镇上与人见面，吃饭及偷布后，便摸黑走到郊外去。

“我们到哪儿睡？”种太郎先问。

“当然拣个没人的地方，我知道离土地藏不远处，有个废寺，我们今晚就在那儿睡吧！”

“也只好这样！”种太郎叹了一口气，忽然又生气起来，“都是你这下流胚，老子活到今日，也未睡过破寺，天天高床暖枕，如今什么都完了，全是你这下流的狗杂种害的！”“你闭上你的鸟嘴！老子又何尝挨过这种苦，如今不死不活的，跟你贴在一

起。他妈的，老子真想宰了你！”两人相骂时，步伐又不能配合了，立刻的，贴着身体发出的痛苦，令他们都？闭上嘴巴。

好不容易，两人来到废寺。

“就在神龛下睡吧！你来打扫一下！”

种太郎向岛田一男指挥。 “去你的。你不会扫吗，干嘛要老子动手？”
“好呀！你不动手就别睡，老子自己动手，你不动手，只会再痛一次！”种太郎冷冷地说。

岛田一男回心一想，种太郎所说的不无道理，只有悻悻然的与种太郎一起动手，把地方收拾干净。

“好啦！睡吧！”

“不做衣服吗？”

“老子倦死了，要做也等明天！”

打了一个呵欠，两人又小心翼翼的，一起躺下来。

两人各怀鬼胎，将对方恨得要命，可是，两人却不得不身贴身的躺下。

由于太疲倦，而且互骂了整整一天，他们闭上眼睛，各自去寻梦。睡到半夜，种太郎猛地跳起来，本来，他不会这样突然跳起来的，但在梦乡中，他早就忘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悲惨事，才会毫无顾忌；像平日一样的跳起来。当然，两人立刻都痛得泪水都冒出来，痛过后，岛田一男又破口大骂了。

“你这乌龟子，又干什么，想谋杀老子？” “肚痛！”种太郎满脸愁苦的说。

岛田一男更大声的咆哮起来。 “有什么办法，谁教我们要连在一起，人总要撒尿拉屎的，你难道不用？” “他妈的，凭什么老子要闻你的屎臭！”岛田一男被种太郎在睡梦中拉醒，受了一顿痛苦，已经是气忿万分，再加上种太郎半夜要自己陪他去拉屎，有什么办法不气恼异常。

“你不去也不成呀！除非你有办法令我们的身体分开。”种太郎叫道。

“我不理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从来也没见过这么下流的人，居然在半夜三更也去拉屎！”岛田一男大声的咆哮！

“哎唷！我的肚子痛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你不跟我一块走，我忍不住只有在这里拉了！”种太郎掩着肚说。

“这怎么成，好不容易才打扫干净！好！倒霉，算我倒了八辈子的楣，遇上这种噩运，不过，你可小心的慢走，别扯痛了我！”

闷董肚子的气，岛田一男无可奈何，只有跟种太郎一起往外边走去。

废寺后面有个茅厕，两人只得一起的进去。

“好啦！你拉吧！可快点啊！”岛田一男又对种太郎骂道。

种太郎只站着，一点行动也没有。

“喂！你还不快点，你是存心捣蛋。”岛田一男气忿万分的又骂。

“我早急得要命，可是，你不跟我一起蹲下来，你教我怎办？你能站着拉屎吗？”种太郎苦着脸说。

岛田一男听得种太郎的话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只有陪着种太郎一起蹲下来。

种太郎也不知是否受不住刚才吃的残羹冷饭，蹲了下来，一泻就老半天，可怜的岛田一男，在好梦中被叫醒，还要受种太郎这种臭气熏天的排泄物的异味，满肚子的委屈与气恼，是第三者绝不能理解的。

唯一的发泄，就是种太郎一边泻，他一边不停口的骂，可是种太郎的精神，全部集中在泻肚子上，对岛田一男的骂，也无法回答。

这一次刑，受了半天才结束，可怜岛田一男，真想狠狠的揍对方一顿，但他却不敢动手，因为自他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后，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怪现象，自己击中对方身体，痛苦竟会产生在自己身上，所以，岛田一男尽管气得要

命，也只有破口大骂而不敢动手。

好不容易，两人又回到废寺来。

泻了老半天，种太郎只觉全身更虚弱，躺下来后，很快便入睡了。

岛田一男无端的陪他去拉屎，气得肚皮爆炸，如今倒是睁大眼睛睡不着。

这样平平坦坦的仰卧，睡着了还不觉怎样，睁着眼睛的，不到片刻，就想换一个睡的姿势。

正当岛田一男侧起身时，两人身体连接的地方又像被硬生生分裂一样，种太郎也因而痛醒。

“妈的，你这龟儿子想干什么？”

“老子要转个睡姿，这样平躺，腰骨都僵硬了。”岛田一男理直气壮的说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，你不怕痛？”

“痛又怎么样，总不能永远平躺着！你不起来，我可要起来了。”

种太郎咒上千百遍，亦只好和岛田一男一同起来，换了一个姿势。当然，他们不能有第三个姿势，所谓换一个姿势，也只是两人都变成俯伏而睡。

这是种太郎与岛田一男身体连结在一起时，共度的第一晚，两个人都痛苦万分，恨不得对方死掉。

天亮时，两人起来，又互相指骂一番，到了中午，胡乱吃了点东西，两人七手八脚的，在合做一件怪衣服。

当然，两个男子汉，毛手毛脚，平时又不和，合作起来，又是吵骂，但终于，衣服做成了。

这件怪衣服有四只袖子，两个衣身，两人穿上，倒觉得很合身，低头向自己望了一眼，种太郎先说：

“喂！我想到了，我有办法可以回到镇上去！”

“就这样？”岛田一男冷冷的说。

“对！”

“这怎么成？人家还不是看出我们已变了怪物？”岛田一男的心，何尝不盼望回到镇上。但是，他可不敢在所有人的面前，出这样的丑！

“我们可以互搭着肩膀，走在镇上，人家就不会怀疑了。”

“对，这也是个办法！”岛田一男高兴起来。

“你别忙着高兴，在我们未回去之前，我们先要配合好走路的方法，要不然，我们痛得哇哇大叫，人家还是会怀疑的。”

于是，两个可怜人，就在废寺上一二三、三二一的练起步法来。

一练就是老半天，直到两人都满意了，才停下来。

“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”

当岛田一男和种太郎回到镇上，所有的人都纷纷对他们投以惊讶的眼光。

两人互搭肩膀在路上走着，看到所有人都往自己身上瞧，都十分害怕。

“喂！你看看，他们是不是瞧出我们是怪物？”种太郎把自己的嗓门尽量压低，向身旁的岛田一男问。

“大概不会吧！”岛田一男的声音，也是低得几乎不能再低。

“我还是很担心！”

“我看不像，他们虽然都看着我们，但并没有害怕的样子。”岛田一男又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种太郎心中，依然忐忑不安。

其实，他们都是太多疑虑了，镇上的人，全都知道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，

是生死对头的冤家，昨天还签生死状去决斗，他们已一天全无音讯，本以为他们都死了，谁也想不到，他们非但没有死，反而这么亲热，互搭肩膊的一起回来。

谁还不感诧异：本来就要你死我亡，忽然却好得这么亲密。

可惜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，因自己身上发生了这么可悲的事，早已方寸大乱，又怎会想得这么多。

尽管每个人对他们，都投以诧异的目光，甚至还有人，立刻交头接耳，但两人都不能马上回转身就逃，只有硬着头皮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我们到哪儿去？”岛田一男问。

“当然是回我家去，我要见见我老婆。”种太郎回答。

“他妈的，你老婆是什么鬼东西，老子为何要见她，我要先回自己的店看看！”岛田一男并不让步。

“不！我要先见见老婆！”

“不！我要先回自己店里！”

眼看两人各持己见，又要吵起来，忽然，有人向他们招呼了。

“哎呀！种太郎，岛田一男，你们没事吗？昨晚我们真担心死了。”

说话的是一个街坊，两人本来正吵得脸红耳热，但是，见到那个街坊在对他们说话，不由立刻停口。

除停口外，两人装作成友善的微笑。

“没事，我们不都很好吗？”两人几乎一起回答，但是，他们的脸在笑，他们的心却还在互骂对方。

“这样就对了，本来就是嘛！大家都是行家，干同样的生意，应该好好作个朋友，大家和睦相处，所谓和气生财，吵吵骂骂又有什么好？”

“对对！”岛田一男恨得牙痒痒，还要堆出一副笑脸，“我们都想通了，所以成了好朋友，以后也不会吵了。”

一旁的种太郎，也连忙附和，唯恐那街坊不相信，可怜在他们的心中，其实已经说了千百句粗言秽语，但在外表，却不能不装出是最好的朋友。

“对嘛！这样就好了。本来，我们都极之不放心，现在你们当了好朋友，大家都会为你们感到高兴。”

好不容易这噜噜苏苏的街坊才走开，他一转过背，这对活宝又再吵起来了。

“先回到我店里！我们这样子，被你老婆见了，不吓得叫起来才怪！”

“不！老婆会惦着我，我要回去！”种太郎也万分倔强，半点不肯迁就。

“你妈的，我偏要回店里去！为什么要见你老婆，你老婆见你不回来，可能万分高兴，说不定她已在偷汉子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种太郎面色发青。

见到种太郎大骂，岛田一男高兴极了，他又故意慢吞吞的说：“种太郎，你怕什么，我只是说，你的头上，已多了一顶帽子！”

种太郎的面色变得更难看了，他跳了起来，几乎就想打死岛田一男，忽然，他想到一个好办法了。

“岛田一男，别得意，我一生气，忍不住破口大骂，大家都出丑了。”

岛田一男听种太郎这样一说，真的惊起来了，他是死要面子的人，声音亦马上低起来了。

“你说不会一回去就搂住老婆，但我们这样，你不怕吓坏她吗？”

“但是，我总不能不让她知道，我是安全的，并没有死去！”

“好吧，从你家出来，就一定要到老子店里。你以为老子就无事交代吗？”

“你连老婆也混不到一个，交代个鸟！”

“生意啊！我要告诉他们我以后随时都会回去巡视，要不然他们很容易偷懒！”

两人总算找到解决办法，他们一踏入自己的街上，所有的人，早都知道消息了。有人在楼上看他们，有人甚至走到门外，因为他们都不大相信，本来是死对头的岛田一男会跟种太郎成为朋友。

种太郎的老婆，闻得丈夫回来，便飞奔到街上，欢迎丈夫，当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丈夫，竟与仇人互搭肩膀走在一起，也真的呆住了。

“忠美，我回来了。”种太郎见到妻子，热烈的招呼起来。

“进来再讲！”忠美对丈夫说。

本来，忠美心中有好多话，要问清楚种太郎的，可是，种太郎进入店时，仍然跟岛田一男一块进来，而那亲热程度，居然半点不减，真是又气又惊。

“忠美呀！我没有事，如今已经跟岛田成为好朋友了，也不会再打架。”

想到自己的怪遭遇，种太郎很难过，偏是有苦说不出。

而岛田一男在旁边听看，心里暗暗好笑，他看到种太郎有心事也不敢对老婆说，心里便觉得很快乐。

“你们真成为好友？”忠美惊叫。

“真的！”种太郎回答，但脸上并没有半点喜悦。

忠美的心里，有很多话要跟丈夫谈，但见到种太郎和岛田一男，亲亲热热的搂在一起，她不由得气忿起来。

“种太郎，你们就算是好朋友，也不用这么亲热地搂搂抱抱，你们坐开点啊！”

忠美此语一出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神色顿时一变，他们早就想分开了，但是，他们却有苦说不出呢！

“忠美嫂，我们是来跟你报一声平安的，我们马上就要走了。”岛田一男按着性子说。

“什么，你们打算上哪儿去？”忠美诧异的问。

“我们要去别个地方！”种太郎不敢再多说什么，唯恐妻子对自己怀疑。

“走吧！还噜苏什么。”岛田一男也很心虚，压低嗓门向种太郎叫道。

“忠美！你小心打理店里的生意，我和岛田要走了。”种太郎思前想后，声音不觉有点哽咽。

“种太郎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令我日夜盼望，这样一回来，就要走了，你还有良心没有？”

“忠美，你有所不知，将来你总有明白的一天！”种太郎痛苦的说。

“走吧！又不是生离死别，还哭个什么屁！”

岛田一男没有家室，当然不能了解种太郎的心情，所以他只是不耐烦的咆哮。

忠美被岛田一男这样一说，便叫起来：“哎呀！岛田一男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我自家跟丈夫说话，干你屁事！”

忠美是出名的泼妇，听到岛田一男这样说，气得要命，吱吱喳喳的叫起来。

“臭八婆，你这泼妇，我跟你吵什么。你丈夫要离开你，你死缠活打，

又有什么用？”岛田一男叫道。

“种太郎，好哇！这种人你居然可以视为朋友，我命令你立刻赶他走！”

其实，种太郎自己的心目中，何尝不是将对方恨得要命，但是他是苦说不出，而且，他深知道妻子的脾气，一闹下去，可以半天也不闭嘴巴！

为免麻烦，种太郎一语也不敢发，便拉着岛田一男，一起向店外走去。

忠美对付丈夫素来是自认有办法的，但此次种太郎不理睬她，一语不发而走，她气得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白，冲出店外，在种太郎与岛田一男背后大骂起来。

“死人，你是个忘恩负义的死人，要不是老娘外家有钱，你能有今日吗？好呀！你现在说走就走，老娘也不稀罕你，有种的你从今以后也别回来！”

忠美的声音很响，种太郎虽然已走进岛田一男的店，但仍然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嘻嘻，种太郎，我早就瞧出你是个歪种，男子汉居然受女人的窝囊气，还是学学老子，不要结婚的好！”

“岛田一男，你马上闭上鸟嘴，要不然，老子不放过你！”种太郎恼羞成怒的说。

“好！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！”

岛田一男并非害怕种太郎，只是，他在此时，有许多事情要做，在店里，有许多伙计，他不能在伙计面前，失去做老板的尊严。

岛田一男将店里的大小事情交代清楚，在种太郎的不断催促下，就离开店铺。

往后的日子，冈崎所有的人，对种太郎和岛田一男，发出了不少议论。

因为他们很奇怪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，本来就要决斗，两人是势不两立的，忽然却变成好朋友，令人很惊奇。

但更惊奇的是岛田一男和种太郎变成好朋友后，什么事情都像不对劲了。

他们在人前出现，总是互搭肩膀，一副好得要命的神态，两人还穿同样的衣服，走起路来，步伐也相同，好象是孖生兄弟一样。

还有更奇怪的就是，他们到店里喝酒吃饭，还是互搭肩膀，并肩坐在一块，这令人很诧异，两个大男人，就算成为好朋友，也不应该好得这个程度，比恩爱夫妻还要亲密，真令人莫名其妙。

还有，自从种太郎与岛田一男好起来后，种太郎居然不再回家，放着妻子不要，天天与岛田一男如影随形的，人们好奇，就产生了谣传，他们将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看成是同性恋的怪物。

忠美当然也听到这些谣传，她是又气愤，又伤心，好几次，拉着种太郎和岛田一男大吵大骂，但是，种太郎总是哑口无言，对她不加理会。

其实，这两个男人，心里都是苦透了，试想想，直到如今，他们还是水火不容的，但上天好象有意作弄他们，要两人的身体连在一起，分也分不开来。

岛田一男虽是个单身的男子汉，但他的痛苦，也不会比种太郎少，因为，大家贴在一起，行动不方便，个人的自由完全没有了。这还不算，连对方去排泄时，自己也要跟在一起，受尽秽物的臭味，心里气得要命，又不敢打对方，只有大家舌战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两人的心病越来越厉害，仇恨对方的心理，只是有增

无减，在别人面前，他们为免露出破绽，还是装出一副亲密要好的样子，彼此时时觉得几乎快要被这连体之害迫疯了。

他们在白天，还敢在市上逛，但晚上却始终回废寺睡觉，因为他们绝不敢让别人知道他们已成了怪物。

这夜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不知为了什么，一整夜也睡不着，到了半夜，又互相吵起来，最先叫嚷的是种太郎。

“唉！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岛田一男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？我又凭什么要答应你？”

“几个月不近女人，老子要闷死了，今天晚上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回家一次！”种太郎终于将心事说出来。

“你别提女人了，老子在以前，三五天就找个粉头乐一乐，也不知多过瘾。现在变成这样子，你以为老子不想，可是，老子可不能陪你去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你不去怎么成？要不是咱们连在一起，老子还用求你？”种太郎嚷道。

“他妈的，你可想享福，要老子陪你回去，你跟老婆亲密，教老子在旁看？天下哪有这混帐的事？何况，你不怕吓坏你的老婆？”

“我再也憋不住了，男人总离不开女人的，我一定要回去！”

“不成，我看你们夫妻干这件事，老子怎办？”岛田一男也叫起来。

“谁要你看，我的老婆岂是你看得的，我要用布缚住你的眼！”种太郎说。

“种太郎，你不要想，老子不会让你占这种便宜，你想把老子迫死吗？”

“你不去也不成，谁教你不娶个老婆，要是你有老婆，我顶多也陪你回家，你跟老婆快乐时，我可以照样将眼睛蒙住！”

“什么，你的意思，是让我在你老婆身上也乐一乐？”岛田一男问。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这样妄想，”种太郎忙说道：“老子的意思，是说你也是男人，你应该明白这种痛苦。”

“明白又怎样？”

“明白就随我回去！”

“不成！”岛田一男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求求你，你要怎样才肯？”种太郎的声音软了下来。

“怎样也不肯！”

“好吧！我就让我老婆给你乐一乐！”实在压抑不了高涨的欲火，种太郎咬紧牙关，委屈求全，甘心戴上帽子。

岂料，岛田一男并不领他的情，反而冷言冷语的说：“像你老婆这种女人，要老子干她，老子都不感兴趣！”

“岛田，你敢侮辱我老婆？”

“侮辱她又怎么样，难道你还敢打我？”岛田一男有恃无恐般说。

本来是恼得要命的种太郎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般苦苦思索，终于叫起来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别苦苦逼人，我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就算不回家，我宁愿忍受胁迫下那像撕裂的痛苦，也要一步一步的，爬回家去！”

“你这无赖！”岛田一男面色变了，想到那种痛苦，便咬牙切齿的骂起来。

“你是自己取来的！”种太郎见岛田一男害怕，便冷冷的说。

“好！你这小子，总有一天老子要整你！”岛田一男咬牙切齿，气忿地说。

为怕那种痛苦，岛田一男无法，只好让步，可是他一边走，一边将种太郎骂得狗血淋头。

种太郎知道理屈，只有一声不响，任岛田一男咒骂。

好不容易两人挨到种太郎的家里。

种太郎焦灼的拍门，不多久，忠美的声音，便在里面响起来了。

“哪一个死人叩门这样响，就是家里死了人，也不用这么夜来买棺桶！”

忠美口中咒骂，气忿的把门开了。

当她见到门外站着的，竟然是种太郎和岛田一男，更是生气了。

“哎呀！你们不是成了恩爱夫妻了吗？怎么半夜三更，还来我这耍？”

“活该，种太郎，你是自讨苦吃！”岛田一男恨不得忠美将种太郎骂得狗血淋头，便冷言冷语的说。

种太郎心里好气忿，但为了先平息忠美的怒火，便低声下气的说：

“别吵了，我慢慢的告诉你！”

不由分说，两人便进入店内。

“滚，你这个死人，你滚得越远越好，老娘不要再看你！”

忠美还在破口大骂，而岛田一男，见到种太郎的颓丧，心里却幸灾乐祸。

“忠美！”种太郎忽然将声音扩大了，“别再嚷！先回里屋再说。”

本来，种太郎从来也不敢对忠美说一句重话，这时，那么一声大喝，忠美也呆住了。

三个人进了部屋，种太郎就说：“岛田，你既然说我女人不好，你将眼睛蒙起来。”

“忠美，你拿一条布来。”

“捣什么鬼？”

“去拿布来！”

种太郎又是一喝，忠美竟不敢不依从了。

自忠美手中接过布，种太郎便递给岛田一男。

“好！你自己将眼睛蒙住吧！”

“睡！”意外的，岛田一男竟然也不反对，叫了一声，便将眼睛蒙住。

“种太郎，快告诉我这是什么回事？”忠美见两人这样，不由诧异的问。

“把衣服脱下吧！”种太郎又说。

“什么？你当我是什么？”忠美气愤地叫道。

“我今晚要干那件事，我叫你脱下衣服，你就要脱，知道吗？”

忠美见丈夫数十天不回家，这次回家还让岛田一男跟着来，已经是气恼万分。如今，种太郎还叫自己当着岛田一男面前脱衣服，她更是气得脸也发青。

“种太郎，你疯了，你怎可以教我当着这个野男人的脸，脱下衣服？”

“你怕什么？你是瞎子吗？你不是看到，他早就将眼睛闭上来！”种太郎气忿的说。

忠美仍然不肯就范，而且将连日来所受的委屈，一并发了出来。

“你下地狱去吧！种太郎，你当老娘是什么？你需要时就回来，吃饱了就往外边野，老娘不是婊子，你跟这野男人一起滚，以后死在外边不要回来！”

种太郎被老婆这么一骂，气得脸上变色，偏是这个时候，蒙上了眼睛的岛田一男，却开口对自己冷嘲热讽。

“种太郎，以前听人家说，你这小子就是怕老婆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，还是回去吧！”

种太郎在岛田一男的嘲讽下，觉得忠美的确是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，他

鼓起了勇气，决定在今夜，要将他的大丈夫本色拿出来。

“忠美，你也凶够了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将不将衣服脱下？”

忠美也很忿怒，也拼了死的说：“不脱就是不脱，你敢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种太郎咬牙切齿的说着，扬起手来，便往忠美的脸上掴了一巴掌。

“什么，你……你还打人？”忠美吃惊的呼唤。

“岂只打你，我今晚还要好好的要你屈服！”

种太郎说看，便箭步上前，一手抓住忠美胸口的衣服，便撕了下来。

“你……你干什么？”忠美惊问。

“干什么，你不是不肯吗？不肯老子就强来，看你就范不就范！”

种太郎看到赤裸着上身的忠美，早已经兴奋起来，潜伏在体内的兽性，完全显露出来。

而忠美和种太郎成亲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见过种太郎如今这副可怕样子，不由吓得脸无人色。

种太郎亢奋之余，再也顾不得其它了，他倒下身来，便将忠美压在身下。

可怜的是蒙上眼睛的岛田一男，他根本就无法看到对方的动作，种太郎一倒下，他们身体连接的地方，发生了一阵剧痛，迫不得已，只有随着跌下来。

“种太郎，你要死了，你要躺下来，得通知我一声！”岛田一男破口大骂。

美色当前，种太郎早已忘记跟岛田一男吵嘴了，他的手脚，正在忠美的身上忙碌着。

其实，忠美亦很久没有跟男人在一起了，经不起种太郎的再三抚摸，便开始喘息起来。

一边的岛田一男，眼睛虽然被蒙上，看不到周围的情景，但是，那一阵诱人的声音，却也挑起他本能的欲火来。

可是，岛田一男却没有发泄的地方，耳畔只能听到种太郎与忠美在享受，心中又恨又妒，几乎要冲口而出，大骂种太郎夫妇。

其实，种太郎也不是个急色鬼，只是，他压抑得太久了，所以，爱抚了忠美一会，他就控制不了自己。

当种太郎将自己身上的着物脱下来时，忠美看到丈夫身体怪异之处，不由失声的叫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你……你……们怎会连在一起的？”

“你现在总算明白，我为什么不肯回来了！”种太郎苦笑着说。

“你……你们分不开来？”忠美失声的问。

种太郎还来不及说话，一边的岛田一男，便乘机插嘴了。

“你这女人怎会这样笨，我们要是能分开来，老子还用耽在这里，听你们夫妇调情？他妈的！”

“喂！岛田一男，你说话小心点！”种太郎生气地说。

“什么小心不小心，种太郎，老子还不被你连累够了？你还出声，你们快点干完了，老子要睡觉，耽在这里是活受罪！”

种太郎体内是膨胀得快要爆炸了，所以，也不再理会岛田一男，就真的伏在忠美身上，埋头苦干起来。

忠美那种娇喘，以及种太郎的呻吟，急速的呼吸，使岛田一男浑身有如千百只蚂蚁在爬，难受极了，于是，他禁不住又吵起来。

“种太郎，你完了没有，你这样下去，老子也要借你的老婆用！”

种太郎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强壮，对这种事的能耐亦不大，被岛田一男这样催促，更是不济事了。

当他急速的在忠美身上努力时，忠美却叫起来。

“你不要这么快，我还没完呢！”

可是，就在忠美呼叫时，种太郎全身已如虚脱一样，一动也不能动了。

忠美的热情被丈夫刚挑动起来，种太郎便瘫痪了。忠美气愤极了，她一把抓住种太郎，野蛮的叫起来：

“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你怎可以不理我！”

“嫂夫人，他不理你，我来好不好？”蒙着眼的岛田一男声音和缓的说。

“什么？”本来像死过去一样的种太郎，忽然跳了起来，“岛田一男，你想干什么，连我的老婆你也染指？”

“这有什么关系？种太郎，你也该自量一下，其实，像你这种不济事的东西，怎么学人讨老婆？怪不得你成亲这么多年，你老婆连屁也放不出一个，要是老子帮你下个种，保证明年你老婆就抱个娃娃！”为了报复刚才的难受，岛田一男的话，极尽刻薄的能事。

岛田一男果然将种太郎气得浑身发抖，经过刚才的运动，他的面色本来已经苍白，如今更变得如纸般白了。

“这是我家的事，休想多管，走！你不是说要睡觉吗？我们回寺里去！”

其实，种太郎真的很害怕，岛田一男会给他头上一顶有色的帽子。

“什么，睡觉？种太郎，刚才我听了这么旖旎的声音，如今老子全身都是火，怎能睡得着，老子非要找个女人舒服一下不可，你的老婆反正也被你弄得不上不下，就让老子来替你完成你老婆的心愿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种太郎浑身发抖的说：“老子在你身边，你敢这样放肆？”

“有什么不敢，只要你老婆同意，你管得着吗？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走！我们走出去再说。”

种太郎也很害怕，自己的老婆若是恨自己不争气，一口答应了岛田一男，自己就下不了台，所以，就催促岛田一男离开，其实，这是缓兵之计。

“我偏不走，种太郎，你要是羞于启齿，由我来问你老婆肯不肯吧！”

“不用你问，我代表忠美回答你，不可以！”种太郎大声的说。

“我们只有到妓楼去，今晚无论如何，老子也要找个女人发泄一下！”

“你自己去！”种太郎说。

“我当然是自己去，不过，谁教你不争气，只有跟着老子一道走。种太郎，瞧你这副怕老婆的样子，一定从未到过妓楼，今晚，就让老子带你去大开眼界吧！说不定你找到一个粉头，会比你的老婆更骚！”

“什么？”种太郎的老婆忠美这时却叫起来：“种太郎，你作死了，竟敢上妓楼去？”

“忠美，我……”

“嫂夫人，你生什么气，男人上妓楼找粉头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哪一个男人，会乐于只对着一个女人。”岛田一男淡淡的说。

“种太郎，你敢上妓楼去？”忠美向种太郎大吵。

“忠美，你别听他挑拨，我怎会到那种地方去！”种太郎说。

“其实，这由得你吗？种太郎，你可不能这样自私，你就在老婆身上乐过了，老子可是半天吊，你不能不为我想一下，你就算不肯去，也得随着老

子去，除非，嫂夫人肯让我下一个种！”岛田一男这一招可毒得厉害，他是故意迫种太郎夫妇就范的。

种太郎何尝不知岛田一男的狠毒，但形势迫成，他是半点办法也使不出来。故此，他只有破口大骂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滚，你跟我一起离去，我们再慢慢的想个办法来。”

“不！种太郎，你不许到妓楼去！”忠美却在一边叫起来。

“嫂夫人，他是身不由己呢！老子认识的粉头可多，站在朋友立场，老子就找个相好的，介绍给他认识好了。”岛田一男又在挑拨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闭上你的鸟嘴！”种太郎喝道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不能带坏我的丈夫，你……你真的非找个女人不可？”

听忠美的口气，似乎是想向岛田一男就范，这一来，可急坏了种太郎。

“不！忠美，你是我的老婆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！”

“哼！谁教你这样不挤事，老娘被你弄得不上不下，瞧他的身体多强壮，一定比你有用！”忠美也豁出去了。

情急下，种太郎不能再顾忠美了。

“好！岛田一男，你这狠毒的狗，老子就跟你到妓楼去一次！”

岛田一男微笑着，还未说话，忠美已急得叫起来：

“种太郎，你想造反，那种肮脏的女人，你也敢去乱搅？”

“总好过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偷汉子！”种太郎气忿的回答。

“我不许你去！”忠美大叫起来。

“你不许我去，我也要去，走！岛田一男，我们快点走！”

“你敢，你敢……”忠美气得扯着种太郎的身子大叫。

其实，岛田一男也不是要在忠美身上泄欲，他只是为了报复刚才种太郎强迫自己听他们夫妇做爱的事，如今，看到他们夫妇大吵大骂，也不知多高兴。

种太郎不理睬忠美的吵骂，只不断催促着岛田一男快点离去。

“种太郎，你去了，我们夫妻关系也完了，你等着瞧吧！老娘要你们好看！”

种太郎知道他老婆一向是嘴硬心软的，冒着被她骂的险，也要先拉岛田一男离开这是非圈，他不可能眼睁睁让自己的老婆，给人家抢去。

走出了街外，四处黑墨墨的，岛田一男冷冷的望着种太郎。

“你听到吗？你老婆不要你了。”

“你少噜苏，关你什么事？”种太郎怒道。

“好了，不说便不说，走呀！我们到妓楼去！”岛田一男道。

“什么，你真的要去？”

“怎样？你真的怕老婆怕成这副样子，还是怕那些粉头把你吃掉？”

“我不怕，我只是怕，你怎样脱了衣服见人？”种太郎冷冷的说。

“我早就有办法了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老子算是便宜你了，老子也叫一个粉头给你，咱们一起干，不要将衣服完全脱了，人家就不会看到。”岛田一男胸有成竹的说。

“我……我不干！”种太郎期艾的说。

“种太郎，你真的那么听老婆话？真瞧不出，你连半点丈夫气也没有！”岛田一男嘲笑种太郎。

其实，种太郎很明白自己的身体，他怎会不喜欢别的女人，在不敢到别人身上发泄时，便只有对着自己的恶老婆，但是，种太郎刚才已经过一仗，如今若再找别个女人，他很害怕，会在别人面前出丑，把自己的低劣能耐暴露出来。

不过，在岛田一男面前，他又怎能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？所以，种太郎便冷冷的说：“你要上妓楼，改天我一定陪你去，不过，我现在真的疲倦，你纵使不要睡觉，我还是要睡觉去。”

“种太郎，你倒说得好听，老子可不理你倦不倦，你跟老婆相好过，还迫着老子陪在你身边，如今老子一定要跟个粉头睡一觉才得舒服，你不去也不成！”岛田一男狠狠的说。

“我就是不去，瞧你敢怎么样？”种太郎也强硬的说。

“好！你就瞧瞧吧！”

岛田一男说着，便拼命的向前走，种太郎本想向相反方向走的，可是，岛田一男比他的力气大，他强作背道而驰，身体相连的地方简直痛入心脾。

岛田一男当然也并非无痛的感觉，可是，他急切需要找个女人发泄，于是便咬紧牙关，拚命的向前。

种太郎终于屈服了，事实上他亦非屈服不可，因为他忍受不了那种剧痛，加上本身的力气又比不上岛田一男那么大。

只有妓楼，才是不夜天的地方，万籁俱寂的市镇，妓楼却是笙歌处处呢！

当鸨母们见到岛田一男竟与种太郎一起走进来时，她们的眼睛睁得像铜铃般大，有点呆住了。

自从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在市上招摇过市，形影不离，大家就开始怀疑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必然是有点不正常的关系，所以才会这样的如影随形。

起初大家只是怀疑，但后来见到，他们每个人都相信了那谣言，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所有的人，都以为种太郎与岛田一男，是有不正常关系的。

忽然间，这两个男人走到妓楼来，妓楼里面的人怎会不感到大为讶异呢！

种太郎从来也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这么多人盯看他，他感到浑身不安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。

“走吧！我看情形有点不对。”种太郎按不住心里的惊恐，便悄声对岛田一男说。

“去你的，别这么小胆！”岛田一男尽量压低嗓门说。

“我真的有点担心。”种太郎说。

“你闭上你的鸟嘴，一切瞧我！”岛田一男生气着，声音仍尽量的降低。

“好吧！”种太郎无可奈何的说。

“喂！你们怎么了？有什么好看的，我岛田一男你们不认识吗？”岛田一男忽然大声的说。

鸨母们见到岛田一男发怒，果然都低下头来，其中有一个平常与岛田相熟的，便跑了过来。

“岛田大爷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？不知道你光临有什么指教？”

岛田一男双目一瞪，声音更大了。

“岂有此理，还用问我来干什么，男人跑到这里来，不是要找姑娘，还会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们找姑娘？”鸨母有点结结巴巴的说。

“混帐！大爷们没有钱吗？”岛田一男又骂。

“对不起，岛田大爷，只是你很久也没来了，我们这儿跟大爷相熟的姑娘，还以为大爷已经把她们都忘了呢！”

鸨母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很会应付形形色色的客人，三言两语，就把尴尬应付过去了。

岛田一男听了鸨母的解释，显得满意了许多，声音也比刚才柔和了。

“好吧！你就找两个漂亮的姑娘来，我们这位种太郎先生，还是头一次到这儿来，你们要尽量给他好印象，我们种太郎先生，有的是银子呢！”

在一旁沉默的种太郎，听了岛田一男的话，气得要命，情不自禁的，暗暗踩了岛田一男一脚。

可是，种太郎忘记了，自从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后，要打对方，痛的反应会出在自己身上。

种太郎这一脚踩得好大力，结果，他自己痛得很厉害，不由得大声叫起来。

“种太郎先生，你不舒服吗？”鸨母问道。

“不是！”岛田一男在旁边抢着解释，“他这个人就是有种怪脾气，兴奋的时候，就会大声的叫！”

可怜种太郎，哑子吃黄连之外，还要被岛田一男这样的损了一下，除了心里发怒外，便再也不敢轻率行动了。

“岛田大爷，两间里屋已经为你们预备好，姑娘也马上就到了。”鸨母跑了一次，就回来对岛田一男说。

“不用了，我们只要一间部屋，两个姑娘全叫她们到部屋里去吧！”

岛田一男的话，又令鸨母大吃一惊，这是什么回事？男人干那种事，是不喜欢有别人见到的，眼前的种太郎和岛田一男，居然对这些一点也不介意？

鸨母的惊呆，岛田一男当然察觉出来，他的心里不知已诅咒了千百遍，但是嘴里却解释道：“给我们预备点酒某，你们都不晓得，种太郎先生从来也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他是有点害怕，同一个部屋，我也好给他照应照应！”

听得岛田一男这样说，鸨母们的目光，不由自主的，便落在种太郎身上。

种太郎被岛田一男这样侮辱，气得险些量死过去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却也不敢发脾气，只有闷在肚子里，做不得声。

“走吧！到里屋去！还站着发什么愣？”岛田一男对种太郎说。

种太郎气得要命，但在众人面前，却不敢丢脸，只有闷声不响的，跟着走进里屋里。

姑娘还没有来，下女将茶端进来后便返回外边了。

两人相对时，种太郎再忍不住了。

“岛田一男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这样的侮辱我，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哈！什么客气不客气？种太郎，像你这种人，你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？老子才不怕你！”岛田一男反唇相稽。

“岂有此理，你还这样嘴硬，你敢再在这些女人面前胡言乱语，我就宰了你！”种太郎发狠的说。

这一回，岛田一男真的有点害怕了，因为他真怕将种太郎迫得厉害，他会在半夜将自己宰了。

但这样的不做声，是很难落得了台的，幸好，在这个时候，鸨母陪着两个姑娘，走了进来。

“来！见过岛田一男大爷跟种太郎大爷！”鸨母为两个妓女介绍着。

“岛田大爷，这位是敬子，这位是乐子。”

“好！长得还过得去，没你的事了，你出去吧。”岛田一男把鸨母挥退。

面对着两个陌生的女人，种太郎变得紧张万分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

岛田一男看到种太郎那副样子，本来还想骂他几句，但是，想到种太郎的话，便马上住了口。

“敬子，你过来坐，大爷喜欢你！”岛田一男张开手将敬子搂在怀中。

“种太郎！怎么样？乐子也长得很标致，你大概不会跟老子抢吧？”岛田一男跟种太郎打个招呼。

种太郎闭住嘴，一声也不响。

“种太郎先生，你不喜欢我吗？”乐子主动扑到种太郎身边，嗲声的说。

除了忠美之外，种太郎从来也没有沾过别的女人，如今，一个软软的身躯扑过来，他紧张得半句话也不敢说。

“乐子，你得好好侍候种太郎，他从来也没有到过这儿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种太郎先生是不喜欢我吗？”

“怎么会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喜欢跟别人说话，其实，他这个人，一点也不老实呢！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乐子说。

“算了，耽会就知道了。大爷饿得要命，来！敬子，给我一点酒！”

于是，岛田一男和敬子，便旁若无人的，自顾自的在调笑。

这边的种太郎，仍然像木头一样，一声不响，也没有任何动作。

乐子应付过各种的客人，所以，种太郎虽然不说话，她却不断的说话。

“种太郎先生，你要不要喝酒？”

“随便！”种太郎淡淡的说。

乐子伸出雪白的柔荑，倒了杯酒给种太郎，殷勤的送到种太郎的嘴边。

种太郎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招待，忠美虽然是他的老婆，可从来没有这样温柔的对过他，可是，他心里虽然对乐子十分喜欢，嘴巴却不敢说出来。

“种太郎先生，你怎么了，为什么像个闷葫芦一样，老是不做声？”

“我不是想不做声，我不晓得说什么才好！”终于，种太郎开腔了。

“你就说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”乐子边说边将身子倒在种太郎怀中。

软肉温香，种太郎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瞧瞧身边的岛田一男和敬子，敬子衣衫不整，酥胸早就露了出来，而岛田一男的手，也不断的在那雪白的身上活动。

种太郎几曾见过这种场面，不由浑身灼热，变得坐立不安了。

乐子见到种太郎这种怪相，心里很明白种太郎如今在想着什么。

“你看什么，你很羡慕他们？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的恩爱！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种太郎结结巴巴的，想解释点什么，又说不出话来。

“来嘛！来到这里，你怎么一动也不动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斯文的客人！”乐子腻声的说。

种太郎虽然对岛田一男十分羡慕，却不敢胡乱的动手。

乐子知道种太郎是初出道的雏儿，所以，她便索性采取主动。

“来嘛！别这样规矩。”乐子说着，便拉着种太郎的手往自己身上按去。

种太郎的手颤抖得很厉害，可是，他却舍不得放下这个好机会，鼓起勇气，便按在那柔软的乳房上。

“对呀！你不是羡慕他们吗？其实，我们可以比他们更恩爱！”

岛田一男见到种太郎那副窝囊相，不由哈哈的大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种太郎问。

“没有，我笑你那胆小的样子，你不看看，乐子这样天真活泼，你怎会这样拘束？”

“干你屁事！”种太郎忿怒的说。

“好好！我才不在这儿跟你费唇舌，乐子，你好好的教教种太郎！”

“我会的，岛田先生！”乐子道。

岛田一男也不再理会种太郎，又自顾自的和敬子调笑。

种太郎可没有岛田一男这样纯熟，但是，他却不是什么柳下惠，在乐子的诸多挑逗下，种太郎变得亢奋起来了。

“这样才对呀！刚才你这样冷冰冰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！”乐子说。

种太郎虽然没有亲近过别的女人，可是，他也知道，这已经不是说话的时候了，因此，他并不理会乐子的话，只顾在她身上埋头苦干。

那边的岛田一男跟敬子，已经是像干柴烈火，所以，岛田一男便回过头来，向种太郎说：“怎样了？乐子还能令你满意吗？要是满意的话，就快点吧！”

岛田一男的话很明显，他是向种太郎暗示，他需要向敬子进攻了，所以，他希望种太郎也快点准备好。谁教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，他们实在是不能分开。

“好吧！”

种太郎从来未试过别的女人，但乐子刚才一番挑逗，却也令他非常亢奋。

两个大男人，便一同将身边的女人按到地上了。

“喂！你们是怎么搅的，为什么不分开两间部屋？”敬子首先叫起来。

“不用分两间房屋，你不知道，种太郎从来没有到过这些地方，他的胆子小，明白吗？”

岛田一男早就想好了应付妓女们的方法，轻而易举的就令她们信服。

种太郎听到岛田一男又在女人面前，再一次的侮辱自己，真恨不得立刻宰了他，可是，他如今浑身灼热，只希望能发泄出来，只有活生生的把这怒气吞回肚子里。

“来嘛！岛田大爷有什么好看，你瞧着他，我难道不好看吗？”

乐子的声音将种太郎叫回现实来。

那边的岛田一男，根本就没有理会种太郎，他早已在一种美妙的境界中，如痴如醉。

种太郎战战兢兢的，便在乐子身体里活动了，不知是乐子太迷人，还是种太郎已经打过了一仗，刚登仙境，抖动了两下，人便重重的堕了下来。

“哎呀！你怎会这样快？”

乐子的话，令种太郎满脸涨红，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去钻，但他的体力却不支，人如死去一样，伏在乐子身上，一动也不能动。

那边的岛田一男，好象是天赋雄厚，如沙场上一个长胜将军，直至敬子不断呻吟，发出求援的呼号。

岛田一男不断的抖动，令种太郎无法静下来休息，而连体的牵动，令种太郎也像在长征一样，浑身骨头，没有一块不痛得如裂开一样。

好几次，种太郎忍不住要开口向岛田一男咒骂，但为免妓女们思疑，都忍了下来，但到后来，岛田一男好象有心跟自己作对一样，动得更厉害了，

连带种太郎也随着不断的在配合他的动作。

终于，种太郎忍不住了。

“喂！岛田一男，你动完没有？”

岛田一男正在最要紧的关头，哪有空间去回答种太郎的话。

倒是乐子忍不住了。

“种太郎先生，岛田大爷够英勇啊！你怎么叫他停下来，男人有这种能耐，女人才喜欢呢！”

乐子的话，带着一根根刺，令种太郎满腔忿怒，但想到自己的身分，也不便和乐子争吵，何况，岛田一男在紧张关头的抖动，令种太郎更吃力了，他也没法再和乐子辩驳。

一切静止下来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都气喘如牛。

两个妓女，见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毕，也就离开了里屋，让他们休息了。

当然，她们是不断的在交谈，今晚这两个客人的行动，毕竟是她们从未见过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她们怎样也想不到，这两个男人的身体竟是连在一起的。

休息了好一会，岛田一男已渐渐恢复了，可怜的是种太郎，平日，他的身体，已经是十分瘦弱，加上一夜之间，竟然吃力了两次，虽然休息了好一会，但他仍然在急喘心跳。

“哼！种太郎，你真是丢尽男人的脸，平日虽然知道你瘦弱，可想不到你竟一进去就完蛋了，哈哈！”躺着的岛田一男，向种太郎调侃。

“他妈的岛田一男，闭上你的嘴！”种太郎还不断在喘气，虽然恨不得咒骂岛田一男的八代祖宗，但他却无能为力。

种太郎根本就不愿来找妓女，他早就知道，自己的体质是不可以在一夜之间，应付两个女人的，果然，他是被岛田一男强迫来丢尽了脸。

刚才乐子对他的讽刺，已令他恨不得好好的刮乐子几下耳光，而岛田一男的耐力，还令他活受了不少罪。现在，岛田一男还要讥笑他，他怎能不气得差点吐血？

偏是种太郎耳鸣心跳，需要尽量的休息，便只得忍受岛田一男的嘲讽。

岛田一男也恨种太郎拉他回家，他与老婆风流，要自己在一边活受罪，种太郎不回话，他却也不见好就收。

“怎么了，不敢说话？像你这种窝囊种，你的女人又怎会喜欢你，不用老子染指，恐怕她自己，早就瞒着你偷汉子了。”

岛田一男这一番话，险些把种太郎气得断了气，他只是不断的翻着眼睛，竟不能说出话来。

“种太郎，不是我多口，像你这种体质，讨个老婆回来，连儿子也养不到一个，还是让老子替你下个种吧！免得你将来死了，没有香灯继后！”

“兔崽子，你敢？”

种太郎今晚受的刺激，实在太厉害了，被岛田一男这样再气，大叫了一声，人竟然真的气晕了。

岛田一男见到种太郎晕倒，心里充满胜利的喜悦。其实，刚才他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，既然种太郎晕倒，自己没有说话的对象，也好好的利用这个机会，休息一下。

天总算亮了，经过一夜的休息，种太郎的身体，总算复元了不少，脸上也回复一点红润。

“喂！该起来了把！”岛田一男其实比种太郎还要早醒，不过，他不晓得种太郎到底是睡着，还是量倒未醒，所以才不敢妄动。如今见他醒了过来，便立刻催促他起来了。

“你嚷什么，起来便起来！”

“拿银子来！”岛田一男又道。

“什么拿银子来？”种太郎莫名其妙的说。

“怎么，你玩婊子，难道不用付钱的？”岛田一男生气的说。

“为什么要我出钱？我又不是自动要求，你要来便由你付钱！”种太郎答。

“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。种太郎，你放明白点，你玩了婊子，难道还要老子给钱？”岛田一男大声嚷道。

“这个我可不管，我是你强迫来的，我为什么还要付钱？”

“种太郎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
“不给！”

“不给也不成，总言之，乐子是你享受过的，她的账你自己付！”

“我不付！乐子又不是我叫来的！”

“种太郎，你这杂种！”岛田一男气得浑身发抖，“你不能这样不讲理！”

“这有什么理可讲的，你强把我拉来，我受的罪还不够吗？”

“你自己无能，干我屁事，你说说，昨天你自己有没有碰过乐子？”

“当然有啦！”

“有碰过她，你就得付钱，人家养这么多姑娘，难道任你摸的吗？”

“这我可不管，岛田一男，我又问问你，乐子是我叫来还是你叫来的？”

“我叫来的！”

“对了，既然是你叫来的，你有什么理由，要我付钱呢？”种太郎完全学着岛田一男的口气说。

“种太郎，你无赖，老子揍你！”

“好呀！你就试试吧！”

种太郎是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，岛田一男声势汹汹，真的举起拳头来了，可是，想了半天，岛田一男的手还是放下来，他当然明白，如果自己揍了种太郎，痛的是自己。

“好！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付钱不付？”岛田一男闷声的说。

“不付！”种太郎的回答也很干脆。

“好！种太郎，你尽管无赖吧！老子总有一天，要慢慢的折磨你！”

岛田一男按着一肚子气，终于，还是替种太郎付了钱，他们是一个生气，一个洋洋得意，步履齐整的离开妓楼。

“喂！往哪里去？”走到街中，种太郎得意的瞧岛田一男问。

“你想往哪儿去？”岛田一男正思索对付种太郎的办法，没有好气的反驳。

“肚子饿了，去吃点东西！”

这一来，岛田一男可想到对付种太郎的办法了。

“你肚子饿，我可不吃，天气这么好，我倒想去晒晒太阳，而且，我的银子都给了妓楼，要是你要吃东西，可得请我！”

“谁说的，你没钱看我吃好了。”

“我有权不去！”

“我要去！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我要去！”

两个男人，就为了这一点点的事，在街上吵起来了，他们是越吵越大声，于是，人们也围过来看了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怎能这样自私，你肚子不饿，我却饿了，我要去吃饭！”

“我不饿，不去，除非你请我！”

“我才不请你，我去，你瞧着我吃好了，反正你也不饿！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我要去！”

他们吵得声音更大，脸红耳热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们吵什么？”忽然有人叫起来。

“我不要去吃饭，他一定要去！”

“你们说，再没有这个道理，我肚子饿了，他硬是不肯跟我吃饭！”种太郎也振振有词的说。

“这还不容易，种太郎，你肚子饿，你就自己去吃好了，岛田一男不喜欢，就自己到处逛逛好了。”旁人替他们做和事佬。

可是，听到旁人这样说，种太郎大吃一惊，他十分后悔，自己跟岛田一男争吵引来这么一群好理闲事的人。

“对呀！你们整天形影不离干什么，大家既然意见不合，就各自走路好了。”有人附和道。

种太郎被人家这样一说，像作了亏心事一样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要是他们能够分开，他哪用人家吩咐，早就回家去了。

如今，他像哑巴一样，说不出话来，倒是那个岛田一男，像一点也不畏惧，声音大得全条街也几乎听到。

“是呀！我早就跟他说，大家意见不合，最好是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他就是拼命的扯着我。”

“岛田一男，你……你还开口！”种太郎见岛田一男像豁出了的样子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尽量压低嗓门道。

“这是你不对，种太郎，岛田不愿和你在一起，为什么强迫他跟着你？”

途人听了岛田的话，不知就要，就全骂种太郎的不是了。

“对呀！种太郎，你近来是变了，连家也不回，老婆也不理，偏是岛田一男也不愿和你在一起，你强迫他是何苦由来！”

“种太郎太无理由了。”

旁人七嘴八舌，全骂起种太郎的不是来。

种太郎见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，面色也转为苍白，看看岛田一男，一副悠闲的样子，就仿佛身边的事，与他完全没有关系一样。

“你们都不要谈了，这样吧！岛田，你先到我家，让我老婆煮点吃的给你！”

“对！种太郎，听说你很久也没有回家了，也真的应该回家看看！”有一个旁人立刻附和。

“走吧！还不快点！”

种太郎真怕了那些好心又多事的旁人，悄声的催促岛田一男，想尽快摆脱这些无聊的人。

其实，岛田一男就是想迫种太郎回家，如今见计已得逞，便不打话，一

起与种太郎回家了。

忠美见到岛田一男和种太郎又回来了，马上拉长脸孔，扯起嗓门骂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你死在外边好了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像你这种不死不活的样子，老娘不要你了。”

种太郎深怕忠美的声音，让邻人听到，也不回答，立刻把玄关的门拉紧。

岛田一男进入种太郎的家后，便开始说话了。

“对不对，叫你别回来，在妓楼里跟乐子欲仙欲死的，还回来气老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这死人，真的跑到那肮脏的地方去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”

忠美一听岛田的话立刻发起难来。

种太郎还想解释，岛田一男已抢着说：“种太郎，你还说乐子脱光衣服，比你老婆好看，对不对？可惜我没有见过你老婆，但看样子，你的老婆，绝对不应该比乐子差！”

“哎呀！种太郎，你要死了，你居然还拿那种贱女人来跟老娘比较！”

忠美说得火起，一巴掌便掴在种太郎的脸上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别在挑拨！”种太郎被掴，便忿忿的骂岛田一男。

“挑拨？你不是和乐子睡过吗？”

“岛田一男，你也别开口，要不是你，种太郎怎会到那种鬼地方去。”忠美同时向岛田一男喝道。

“对！忠美，毕竟是你明白事理，你说得没错，我根本就不想到那种地方去，可是，岛田一男这个狗杂种，强拉我去！”种太郎乘机解释。

“哼！我强拉你去？种太郎，不错，是我强拉你去，可是，我却没有迫你跟乐子睡！”岛田一男被种太郎夫妇责骂，一点也不惊慌，反而滔滔的说。

“对！种太郎，你还说什么，人家就算迫你去，他却没有能力，迫你跟别个女人相好。”忠美怒火冲天的说。

岛田一男这一招，可说是狠毒非常，果然，种太郎半句话也接不上来。

“就是嘛！我拉你去，可没有叫你脱了乐子的衣服，也没有教你去玩人家的奶子！”岛田一男慢条斯理的说。

女人哪一个不善妒，岛田一男这些话可说是用绝了，他还故意将乐子与种太郎一些不堪入目的动作，说了出来，可想而知，忠美有多愤怒了。

“滚！你这没良心的东西，你野到外边，弄得像个怪物，还要在别处风流，你还有脸回来见我？”忠美这时是一把眼泪，一把鼻涕。

“忠美！你……你不要听他说，他是存心挑拨我们，你怎会中他的计？”

“你敢说你没有跟乐子睡过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种太郎，你好，你是存心回来气我，老娘跟你拼了！”

忠美又伤心，又忿怒，便要向丈夫扑过去，岛田一男却一把抓住了她。

“嫂子，你何必跟他拼，我有办法泡制他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忠美问。

“你先拿条绳子来，将他的脚缚住。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这有什么用？”忠美收住了眼泪，有点迷惘的问岛田一男。

“你照我的办法去做，保管错不了。”岛田一男说。

“不！忠美，你别听他说，他根本不是好人！”种太郎叫道。

种太郎不叫还好，一叫起来，忠美的恨意又被他挑起，她真的去拿绳子。

“你难道是好人吗？”忠美说着，真的要去缚种太郎。

种太郎是拼命的挣扎，可是，他又怎能敌得住忠美和岛田一男的合作。终于，他的双脚，还是失去了自由。

当忠美将他结结实实的缚住后，便回过头来，向岛田一男询问了：

“你说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嫂子，这还不容易，我可以替你报复，他既然对不起你，你也犯不着为他守贞啊！”

忠美听了岛田一男的话，一时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种太郎已吓得冷汗涔涔了。

“忠美，忠美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不是好人！”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忠美向种太郎喝道：“岛田一男，说说你的办法。”

“这还不容易，他既然能跟别的女人睡觉，你也可以跟别的男人睡觉，我就是眼前最好的人选了。”岛田一男淡淡的说。

忠美还未开口，种太郎已大叫起来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这个贱杂种，你敢，你敢碰一碰我的老婆！”

忠美本来是不会答应岛田一男这荒谬的办法，可是，种太郎一开口便令她恨恨的，于是，她咬着牙关说。

“好，岛田一男，我依你的，我要这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也看看自己的老婆，是怎样跟男人睡！”

“忠美，你敢，你……”种太郎被忠美气得吐血，力竭声嘶的大嚷。

忠美见到种太郎那副样子，一种报复的快感升上心头，于是，她当着种太郎和岛田一男的脸，将衣服脱得干净。

当岛田一男看到赤裸的忠美时，嘴巴发出啧啧之声，还故意的发出惊讶的赞叹！

“哎呀！种太郎，你怎会这样不满意，其实，你的老婆，也真的不错嘛！你看看，她的奶子，比乐子的还大还圆，乐子的早被男人玩得又松又软，你怎么会对乐子这种女人迷起来的！”

“岛田一男，你敢再说，你敢再说！”种太郎浑身发抖的说。

“为什么不说不说？嫂子，昨晚我被蒙上眼睛，看不到你原来是这样美丽的。唉！种太郎这小子，真他妈的不是东西，那个婊子还没有你一半的大！”

忠美本来是很不情愿的，但听到岛田一男这样的称赞自己，不由得打心底里对岛田一男产生无限的好感。

“你滚，岛田一男，马上滚，你不能碰我老婆！”种太郎力竭声嘶的说。

岛田一男对种太郎的话，充耳不闻，他跪在忠美的面前，满嘴肉麻的话。

“我亲爱的美人，你有这么美丽的胴体，你能让我抚摸一下吗？”

这个时候，岛田一男肉麻兮兮的话，听在忠美耳里却比仙境还要美妙。

“好呀！既然有人自甘作贱，我又为什么要拒绝？”忠美嗲声的说。

“忠美，不要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这杂种碰你！”种太郎绝望地叫。

可是，岛田一男的手，已经结结实实的，握住了忠美丰挺的乳房。

本来，若在平时，种太郎还可以有办法对付岛田一男，只要他拔腿而跑，岛田一男的身体是跟他连在一起的，他要不随着他的行动也不成。

可是，岛田一男早就防到这一招了，所以，他才会事先，要忠美将他的双腿缚住，如今，种太郎只有眼睁睁的，看着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睡觉。

虽然，岛田一男到今日还是个吊儿郎当的人，但他不断的在风月场中鬼混，对于调情手法比种太郎不知胜多少。

他的手只在忠美身上抚摸了几下，忠美的眼睛，已像滴出水来，而且，也开始有点喘息了。

“岛田一男，你别这样，你快停手，你再侵犯我的老婆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任种太郎怎样叫得力竭声嘶，岛田一男和忠美，竟像完全听不到，他们两人，快要进入一个美妙的境界。

当岛田一男和忠美双双伏在地上时，种太郎的手，拚命的扯着岛田，但是，由于他们的身体连在一起，任种太郎怎样的扯，还是没有把他和忠美分开来。

当岛田一男身体最重要的部分，呈现在忠美的眼前时，忠美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呼。

“你比我那死人要强壮多了！”

忠美的话，听在种太郎的耳里，真比别人割他八大块还要痛苦，饶他是一个男子汉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也不禁流出眼泪来。

岛田一男听到身下的女人称赞自己，也不禁有点飘飘然之感。

“当然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敢毛遂自荐，你相信不相信，我的能耐，比他强多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忠美惊喜的说。

“你要不要试一试？”

“不！不要！”种太郎发出最后的绝望呼声。

他身边的一对狗男女，并没有理会他，他们仍然是若无旁人的在调笑。

岛田一男的手，仍然在忠美的身上游移，忠美的呻吟声，也越来越大了。

“快点来吧！我受不住了！”

忠美那腻腻的声音，任何男人听了，都会如痴如醉，岛田一男当然也不会例外。

就在岛田一男摆好姿势，正要将自己融入忠美的身体时……

种太郎再也按捺不住，原来，他这个人很细心的，平日，他就时时提防，岛田一男会对自己不利，所以，在身的衣服里，藏着一把匕首自卫。

他悄悄的将匕首取出来，就在岛田一男正沉醉间，往他的胸膛刺了进去。

“哎呀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岛田一男与种太郎，同时发出痛苦的惨叫，忠美正迎接着快乐的一刻降临，居然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

当忠美弄清楚是什么回事的时候，她失声的叫起来。

因为，在她身上的岛田一男，胸口忽然多了一柄匕首，匕首插得很深，一点刀锋也见不到，只见岛田一男的胸膛，不断冒着鲜血。

令她更吃惊的是，另外的一个种太郎，他的胸口，在与岛田一男同一个部位，虽然看不到匕首，但鲜血却不断冒出来，而且比岛田一男流得更快。

“你！你们怎么了？”

忠美掩住嘴巴，失声地叫，但是，岛田一男与种太郎都不能回答她的话。

他们不住的在喘气，可是，他们的气息越来越弱了，差不多是同一时候，岛田一男和种太郎，一起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。

更诧异的事又在忠美面前出现了。

就在种太郎与岛田一男同时断气时，他们身体连接的部分，竟然渐渐地分开来，终于，他们两人完全的分开了。

谁也不知道是什么邪法，令种太郎与岛田一男这一对冤家连在一起的，他们在生前，使尽了一切方法，都无法令自己跟对方分开，大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当 they 要分开之时，却是他们毕命的一刻。

可怜的只是忠美，她目睹这样的事，竟吓得变成了疯子，因为她疯了，所以谁也不知道岛田一男和种太郎生前的隐秘。

